8

隋書二十二

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

勑撰

五行上

易以八卦定吉凶則庖犧所以稱聖也書以九疇論休咎則大禹所以爲明也春秋以災祥驗行事則仲尼所以垂法也天道以星象示廢興則甘石所以先知也是以祥符之兆可得而言妖訛之占所以徵驗夫神則陰陽不測天則欲人遷善均乎影響殊致同歸漢時有伏生董仲舒京房劉向之倫能言災異顧眄六經有足觀者劉向曰君道

得則和氣應休徵生君道違則乖氣應咎徵發夫天有七曜地有五行五事愆違則天地見異況於日月星辰乎況於水火金木土乎若梁武之降號伽藍齊文宣之盤遊市里陳則蔣山之烏呼曰柰何周則陽武之魚乘空而鬬隋則鵲巢黼帳火炎門闕豈唯天道亦曰人妖則祥眚呈形于何不至亦有脫略政教張羅罇罍崇信巫史重增愆罰昔懷王事神而秦兵逾進萇弘尚鬼而諸侯不來性者生之靜也欲者心之使也置情攸往引類同歸雀乳於空城之側鷸飛千鼎耳之上短長之制既曰幽人黔隧崇山同車共軫必有神道裁成倚伏一則以為殃豐一則以為休徵故曰德勝不祥而義厭不惠是以聖王常由德義消伏災咎也

洪範五行傳曰木者東方威儀容貌也古者聖王之世則天子穆穆諸侯皇皇登輿則有鸞和之節降車則有佩玉之度田狩則有三驅之制飲食則有享獻之礼無事不出境此容貌動作之得節所以順木氣也如人君違時令失威儀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沉湎不顧禮制縱欲恣睢出入無度多繇役以奪人時增賦稅以奪人財則木不曲直

○齊後主武平五年鄴城東青桐樹有如人狀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為人狀是時後主怠於國

政耽荒酒色威儀不肅馳騁無度大發繇役盛脩宮室後
二歲而亡木不曲直之効也
七年宮中有樹大數圍夜半無故自拔齊以木德王無故
自拔亡國之應也其年齊亡
開皇八年四月幽州人家以白楊木懸竈上積十餘年忽
生三條皆長三尺餘甚鮮茂仁壽二年春盩厔人以楊木
爲屋梁生三條長二尺京房易傳曰妃后有顓木仆反立
斷枯復生獨孤后專恣之應也
仁壽元年十月蘭州楊樹上松生高三尺六節十二枝宋
志曰松不改柯易兼楊者危脆之木此永久之業將集於
亡之地也是時帝惑讒言幽廢家嫡初立晉王爲皇太子
天戒若曰皇太子不勝任永久之業將致危亡帝不悟及
帝崩太子立是爲煬帝竟以亡國
仁壽四年八月河間柳樹無故枯落既而花葉復生京房
易飛候曰木再榮國有大喪是歲宮車晏駕
洪範五行傳曰金者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古之王
者興師動衆建立旗鼓以誅殘賊禁暴虐安天下殺伐必
應義以順金氣如人君樂侵陵好攻戰貪城邑之賂以輕
百姓之命人皆不安外內騷動則金不從革
陳禎明二年五月東冶鐵鑄有物赤色大如斗自天墜露

所隆隆有聲鐵飛破屋而四散燒人家時後主與隋雖結和好遣兵度江掩襲城鎮將士勞敝府藏空竭東冶者陳人鑄兵之所鐵飛爲變青金不從革之應天戒若曰陳國小而兵弱當以和好爲固無鑄兵而黷武以害百姓後主不悟又遣僞將陳紀任蠻奴蕭摩訶數寇江北百姓不堪其役及隋師度江而二將降款卒以滅亡

洪範五行傳曰火者南方陽光爲明也人君向南蓋聚象也昔者聖帝明王負扆攝袂南面而聽斷天下攬海內之雄俊積之於朝以續聰明推邪佞之僞臣投之于野以通壅塞以順火氣夫不明之君惑於讒口白黑雜揉代相是非衆邪並進人君疑惑棄法律聞胥肉殺太子逐功臣以孽代宗則火失其性

梁天監元年五月有盜入南北掖燒神武門總章觀時帝初即位而火燒觀闕不祥之甚也既而太子薨皇孫不得立及帝暮年惑於朱异之口果有侯景之亂宮室多被焚燒天誡所以先見也

普通二年五月琬琰殿火延燒後宮三千餘間中大通元年朱雀航華表災明年同泰寺災大同三年朱雀門災水沴火也是時帝崇尚佛道宗廟牲牷皆以麪代之又委萬乘之重數詣同泰寺捨身爲奴令王公已下贖之初陽爲

不許後爲嘿許方始還宮天誡若曰梁武爲國主不遵先王之法而淫於佛道橫多糜費將使其社稷不得血食也天數見變而帝不悟後竟以亡及江陵之敗闔城爲賤隸焉即捨身爲奴之應也

陳永定三年重雲殿災

東魏天平二年十一月閶闔門災是時齊神武作宰而大野拔斬樊子鵠以州來降神武聽讒而殺之司空元暉免逐功臣大臣之罰也

武定五年八月廣宗郡火燒數千家

後齊後主天統三年九龍殿災延燒西廊四年昭陽宣光瑤華三殿災延燒龍舟是時讒言任用正士道消祖孝徵作歌謠削律明月以誅死讒夫昌邪勝正之應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

開皇十四年將祠泰山令使者致石像神祠之所未至數里野火欻起燒像碎如小塊時帝頗信讒言猜阻骨肉滕王瓚失志而死創業功臣多被夷滅故天見變而帝不悟

其後太子勇竟被廢戮

大業十二年顯陽門災舊名廣陽則帝之姓名也國門之崇顯號令之所由出也時帝不遵法度驕奢荒怠裴蘊虞世基之徒阿諛順旨掩塞聰明宇文述以讒邪顯進忠諫

者咸沒誅戮天戒若曰信讒害忠則除廣陽也

洪範五行傳曰水者北方之藏氣至陰也宗廟者祭祀之象也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敬之至也發號施令十二月咸得其氣則水氣順如人君簡宗廟不禱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梁天監二年六月大末信安安豐三縣大水春秋考異郵曰陰盛臣逆人悲則水出河決是時江州刺史陳伯之益州刺史劉季連舉兵反叛師旅數興百姓愁怨臣逆人悲之應也

天年八月建康大水濤上御道七尺七年五月建康又大水

是時數興師旅以拒魏軍十二年四月建康大水是時大發卒築浮山堰以遏淮水勞役連年百姓悲怨之應也

中大通五年五月建康大水御道通船京房易飛候曰大水至國賤人將貴蕭棟侯景僭稱尊號之應也

後齊河清二年十二月兗趙魏三州大水天統三年并州汾水溢讖曰水者純陰之精陰氣洋溢者小人專制是時和士開元文遥趙彦深專任之應也

武平六年八月山東諸州大水京房易飛候曰小人踊躍無所畏忌陰不制於陽則涌水出是時群小用事邪佞滿朝闔豎嬖倖伶人封王此其所以應也

開皇十八年河南八州大水是時獨孤皇后干預政事濫殺宮人放黜宰相楊素頗專水陰氣臣妾盛強之應也

仁壽二年河南河北諸州大水京房易傳曰顓事有智誅罰絶理則厥災水亦由帝用刑嚴急臣下有小過帝或親臨斬決又先是柱國史萬歲以忤旨被戮誅罰絶理之應也

大業三年河南大水漂没三十餘郡帝嗣位以來未親郊廟之禮簡宗廟廢祭祀之應也

洪範五行傳曰土者中央爲内事宮室臺榭夫婦親屬也古者自天子至於士宮室寢居大小有差高卑異等骨肉有恩故明王賢君脩宮室之制謹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敬父兄之禮則中氣和人君肆心縱意大爲宮室高爲臺榭雕文刻鏤以疲人力淫泆無別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中氣亂則稼穡不成

齊後主武平四年山東饑是時大興土木之功於仙都苑又起宮於邯鄲窮侈極麗後宮侍御千餘人皆寶衣玉食逆中氣之咎也

煬帝大業五年燕代齊魯諸郡饑先是建立東都制度崇侈又宗室諸王多遠徙邊郡

洪範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則下不敬陰氣勝故

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有雞
禍有下體生上體之痾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
貌不恭
侯景僭即尊號升圓丘行不能正履有識者知其不免景
尋敗
梁元帝既平侯景破蕭紀而有驕矜之色性又沉猜由是
臣下離貳即位三年而爲西魏所陷帝竟不得其死
陳後主每祀郊廟必稱疾不行建寧令章華上奏諫曰拜
三妃以臨軒祀宗廟而稱疾非祗肅之道後主怒而斬之
又引江總孔範等內宴無復尊卑之序號爲狎客專以詩
酒爲娛不恤國政祕書監傅縡上書諫曰人君者恭事上
帝子愛下人省嗜慾遠邪佞未明求衣日昃忘食是以澤
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
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擅權惡誠直如仇讎視時人
如草芥後宮曳羅綺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轉屍蔽野神
怒人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後主不聽驕
恣日甚未幾而國滅
陳司空侯安都自以有安社稷之功驕矜日甚每侍宴
酒酣輒箕踞而坐嘗謂文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時又借華
林園水殿與妻妾賓客置酒於其上帝甚惡之後竟誅死

○東魏武定五年後齊文襄帝時爲世子屬神武帝崩秘不發喪朝魏帝於鄴魏帝宴之文襄起儛及嗣位又朝魏帝於鄴侍宴而惰有識者知文襄之不免後果爲盜所害

○神武時司徒高昂嘗詣相府將直入門門者止之昂怒引弓射門者神武不之罪尋爲西魏所殺

後齊後主爲周師所迫至鄴集兵斛律孝卿勸後主親勞將士宜流涕慷慨以感激之人當自奮孝卿授之以辭後主然之及對衆嘿無所言因赧然大笑左右皆哂將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輩何急由是皆無戰心俄爲周師所虜

煬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當謂朕承藉餘緒而有四海耶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謂當世之賢皆所不逮書云謂人莫己若者亡帝自矜己以輕天下能不亡乎帝又言晉昭晉武其後竟終於江都此亦魯襄公終於楚宮之類也

常雨水

梁天監七年七月雨至十月乃霽洪範五行傳曰陰氣強積然後生水雨之災時武帝頻年興師是歲又大舉北伐諸軍頗捷而士卒罷敝百姓怨望陰氣畜積之應也

陳太建十二年八月大雨霪霖時始興王叔陵驕恣陰氣盛強之應也明年宣帝崩後主立叔陵刺後主於喪次宮

人救之僅而獲免叔陵出閤就東府作亂後主令蕭摩訶破之死者千數

東魏武定五年秋大雨七十餘日元瑾劉思逸謀殺後齊文襄之應也

後齊河清三年六月庚子大雨晝夜不息至甲辰山東大水人多餓死是歲突厥寇并州陰戎作梗此其應也

天統三年十月積陰大雨胡太后淫亂之所感也

武平七年七月大霖雨水澇人戶流亡是時駱提婆韓長鸞等用事小人專政之罰也

後周建德三年七月霖雨三旬時衛刺王直潛謀逆亂屬帝幸雲陽宮以其徒襲肅章門尉遲運逆拒破之其日雨霽

大雨雪

梁普通二年三月大雪平地三尺洪範五行傳曰庶徵之常雨也然尤甚焉雨陰也雪又陰畜積甚盛也皆妄不妄臣不臣之應時義州刺史文僧朗以州叛於魏臣不臣之應也

大同三年七月青州雪害苗稼是時交州刺史李賁舉兵反僭尊號置百官擊之不能克

十年十二月大雪平地三尺是時邵陵王綸湘東王繹武陵王紀並權侔人主頗爲驕恣皇太子甚惡之帝不能抑損上天見變帝又不悟及侯景之亂諸王各擁強兵外有赴援之名內無勤王之實委棄君父自相屠滅國竟以亡

東魏興和二年五月大雪時後齊神武作宰晉陽十餘萬築鄴城百姓怨思之徵也

武定四年二月大雪人畜凍死道路相望時後齊霸政而步落稽舉兵反寇亂數州人多死亡

後齊河清二年二月大雪連雨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繁霜晝下是時突厥木杵可汗與周師入并州殺掠吏人不可勝紀

天統二年十一月大雪三年正月又大雪平地二尺武平三年正月又大雪是時馮淑妃陸令萱內制朝政陰氣盛積故天變屢見雷雨不時

陳太建元年七月大雨震萬安陵華表文震慧日寺剎尾官寺重閤門下一女子震死京房易飛候曰雷雨霹靂丘陵者逆先人令爲火殺人者人君用讒言殺正人時蔡景歷以奸邪任用右僕射陸繕以讒毀獲譴發病而死

十年三月震武庫時帝好兵頻年北伐內外虛竭將士勞

敝既克淮南又進圖彭汴毛喜切諫不納由是吳明徹諸軍皆沒遂失淮南之地武庫者兵器之所聚也而震之天戒若曰宜戢兵以安百姓帝不悟又大興軍旅其年六月又震太皇寺刹莊嚴寺露槃重陽閣東樓鴻臚府門太皇莊嚴二寺陳國奉佛之所重陽閣每所遊宴鴻臚賓客禮儀之所在而同歲震者天戒若曰國威已喪不務脩德後必有恃佛道耽宴樂棄禮儀而亡國者陳之君臣竟不悟至後主之代災異屢起懼而於太皇寺捨身為奴以祈冥助不恤國政耽酒色棄礼法不脩鄰好以取敗亡

齊武平元年夏震丞相段孝先南門柱京房易傳曰震擊貴臣門及屋者不出三年佞臣被誅儀歲和亡開被戮

木氷

東魏武定四年冬天雨木氷洪範五行傳曰陰之盛而凝滯也木者少陽貴臣象也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氷襲之木氷一名介介者兵之象也時司徒侯景制河南及神武不豫文襄懼其為亂而徵之景因舉兵反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並為景所執辱貴臣有害之應也其後左僕射慕容紹宗與景戰於渦陽俘斬五萬

後齊天保二年雨木冰三日初清河王岳為高歸彥所譖

是歲以憂死

武平元年冬兩木冰明年二月又木冰時録尚書昌事和士開專政其年七月太保琅邪王儼矯詔殺之領軍大將軍軍狄伏連尚書右僕射馮子琮並坐儼賜死九月儼亦遇害○六年七年頻歲春冬木冰其年周師入晉陽因平鄴都後主走青州貴臣死散州郡被兵者不可勝數

大雨雹

梁中大通元年四月大雨雹洪範五行傳曰雹陰脅陽之象也時帝數捨身為奴拘信佛法為沙門所制

陳大建二年六月大雨雹十年四月又大雨雹十三年九月又兩雹時始興王叔陵驕恣陰結死士圖為不逞帝文寵遇之故天三見變帝不悟及帝崩叔陵果為亂逆

服妖

後齊婁后卧疾寢衣無故自舉俄而后崩

文宣帝末年衣錦綺傅粉黛數為胡服微行市里粉黛者婦人之飾陽為陰事君變為臣之象也及帝崩太子嗣位被廢為濟南王又齊氏出自陰山胡服者將反初服也錦綵非帝王之法服微服者布衣之事齊亡之効也

後主好令宮人以白越布折額狀如髽幗又為白蓋此二者喪禍之服也後主果為周武帝所滅父子同時被害

武平時後主於苑內作貧兒村親衣繿縷之服而行乞其間以為笑樂多令人服烏衣以相執縛後主果為周所敗被虜於長安而死妃后窮困至以賣燭為業

後周大象元年服冕二十有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為節侍衛之官服五色雜以紅紫令天下車以大木為輪不施輻朝士不得佩綬婦人墨粧黃眉又造下帳如逸終之具令五皇后各居其一實宗廟祭器於前帝親讀版而祭之又將五輅載婦人身率左右步從又倒懸鷄及碎瓦於車上觀其作聲以為笑樂皆服妖也帝尋暴崩而政由於隋周之法度皆悉改易

開皇中房陵王勇之在東宮及宜陽公王世積家婦人所服領巾製同禦幣幟婦人為陰臣象也而服兵幟臣有兵禍之應矣勇竟而遇害世積坐伏誅

雞禍

開皇中有人上書言頻歲已來雞鳴不鼓翅類腋下有物而妨之翮不得舉肘腋之臣當為變矣書奏不省京房易飛候曰雞鳴不鼓翅國有大害甘後大臣多被夷滅諸王廢黜太子幽廢

大業初天下雞多夜鳴京房易飛候曰雞夜鳴急令文云昏而鳴百姓有事人定鳴多戰夜半鳴流血漫漫及中年

已後軍國多務用度不足於是急令暴賦責成守宰百姓不聊生矣各起而爲盜戰爭不息屍骸被野

龜孽

開皇中掖庭宮每夜有人來挑宮人宮司以聞帝曰門衛甚嚴人何從而入當是妖精耳因戒宮人曰若逢但斫之其後有物如人夜來登牀宮人抽刀斫之若中枯骨其物落牀而走宮人逐之因入池而沒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龜徑尺餘其上有刀迹殺之遂絶龜者水居而靈陰謀之象晉王謖媚宮掖求嗣之應云

青青祥

陳禎明二年四月羣鼠無數自蔡洲渡入石頭淮至青塘兩岸數日死隨流出江近青祥也京房易飛候曰鼠無故羣居不宅衆聚者其君若死未幾而國亡

金沴木

陳天嘉六年秋七月儀賢堂無故自壓近金沴木也時帝盛脩宮室起顯德等五殿稱爲壯麗百姓失業故木失其性也儀賢堂者禮賢尚齒之謂無故自壓天戒若曰帝好奢侈不能用賢使能何用虛名也帝不悟明年竟崩

禎明元年六月宮內水殿若有刀鋸斫伐之聲其殿因無故而倒七月朱雀航又無故自沒時後主盛脩園囿不虞

宗廟水殿者遊宮之所朱雀航者國門之大路而無故自壞天戒若曰宮室毀津路絶後主不悟竟爲隋所滅宮廟爲墟

後齊末昭帝將誅楊愔乘車宮省入東門憾竿無故自折帝甚惡之歲餘而崩

河清三年長廣郡聽事梁忽剥若人狀太守惡而削去之明日復然長廣帝本封也木爲變不祥之兆其年帝崩

武平七年秋穆后將如晉陽向北宮辭胡太后至宮內門所乘七寶車無故陷入於地牛沒四足是歲齊滅后被虜於長安

後周建德六年青城門無故自崩青者東方色春宮之象也時皇太子無威儀礼節青城門無故自崩者皇太子不勝任之應帝不悟明年太子嗣位果爲無道周室危亡實自此始

大業中齊王暕於東都起第新構寢堂其栿無故而折時上無太子天下皆以暕次當立公卿屬望暕遂驕恣呼術者令相又爲厭勝之事堂栿無故自折木失其性姦謀之應也天見變以戒之暕不悟後竟得罪於帝

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毛蟲之孽時則有大禍故有口

舌之痾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

言不從

梁武陵王紀僭即帝位建元曰天正永豐侯蕭撝曰王不克矣昔相玄年號大亨有識者以爲二月了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曰天正正之爲文一止其能久乎果一年而敗

後齊文宣帝時太子殷當冠詔令邢子才爲制字子才字之曰正道帝曰正一止也吾兒其聳乎子才請改帝不許曰天也因顧謂常山王演曰奪時任汝慎無殺也及帝崩太子嗣位常山果廢之而自立殷尋見害　武成帝時左僕射和士開言於帝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亦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歡樂一日可以當千年無爲自勤約也帝悅其言彌加淫侈士開既導帝以非道身又擅權竟爲御史中丞所殺　武平中陳人寇彭城後主發言憂懼侍中韓長鸞進曰縱失河南猶得爲龜茲國子淮南今沒何足多慮人生幾何時但爲樂不須憂也帝甚悅遂耽荒酒色不以天下爲虞未幾爲周所滅

武平七年後主爲周師所敗走至鄴自稱太上皇傳位於太子恒改元隆化時人離合其字曰降死竟降周而死

周武帝改元爲宣政梁主蕭巋離合其字爲字文亡日其年六月帝崩

宣帝在東宮時不脩法度武帝數撻之及嗣位摸其痕而
大罵曰死晚也年又改元爲大象蕭歸又離合其字曰天
子冢明年而帝崩
開皇初梁王蕭琮改元爲廣運江陵父老相謂曰運之爲
字軍走也吾君當爲軍所走乎其後琮朝京師而被拘留
不反其叔父巖掠居人以叛梁國遂廢
文帝名皇太子曰勇晉王曰英秦王曰俊蜀王曰秀開皇初
有人上書曰勇者一夫之用又千人之秀爲英萬人之秀
爲俊斯乃布衣之美稱非帝王之嘉名也帝不省時人呼
楊姓多爲羸者或言於上曰楊英反爲羸殃帝聞而不懌
遽改之其後勇傑秀皆被廢黜煬帝嗣位終失天下卒爲
楊氏之殃
煬帝即位號年曰大業識者惡之曰於字離合爲大若者
也尋而天下喪亂率土遭荼炭之酷焉
煬帝常從容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欲人諫若位望
通顯而來諫我以求當世之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
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於地汝其知之時議者以爲古
先哲王之馭天下也明四目達四聰懸敢諫之鼓立書謗
之木以開言者之路猶恐忠言之不至由是澤敷四海慶
流子孫而帝惡直言讎諫士其能久乎竟逢殺逆

旱

梁天監元年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餓死洪範五行傳曰若持元陽之節興師動衆勞人過度以起城邑不顧百姓臣下悲怨而心不能從故陽氣盛而失度陰氣沉而不附陽氣盛旱災應也初帝起兵襄陽破張沖敗陳伯之及平建康前後連戰百姓勞敝及即位後復與魏交兵不止之應也

陳太建十二年春不雨至四月先是周師掠淮北始興王叔陵等諸軍敗績淮北之地皆沒於周蓋其應也

東魏天平四年并肆汾建晉絳秦陝等諸州大旱人多流散是歲齊神武與西魏戰於沙苑敗績死者數萬

東魏武定二年冬春旱先是西魏師入洛陽神武親帥軍大戰於芒山死者數萬

後齊天保九年夏大旱先是大發丁夫長城四百餘里勞役之應也

乾明元年春旱先是發卒數十萬築金鳳聖應崇光三臺窮極侈麗不恤百姓亢陽之應也

河清二年四月并晉已西五州旱是歲發卒築軹關突厥二十萬衆毀長城寇恒州

後主天統二年春旱是時大發卒起大明宮

開皇四年已後京師頻旱時遷都龍首建立宮室百姓勞
敝亢陽之應也
大業四年燕代緣邊諸郡旱時發卒百餘萬築長城帝親
巡塞表百姓失業道殣相望
八年天下旱百姓流亡時發四海兵帝親征高麗六軍凍
餒死者十八九
十三年天下大旱時郡縣鄉邑悉遣築城發男女無少長
皆就役
詩妖
梁天監三年六月八日武帝講於重雲殿沙門誌公忽然
起儛歌樂須臾悲泣因賦五言詩曰樂哉三十餘悲哉五
十裏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災起佞臣作欺妄賊臣滅君子
若不信吾語龍時侯賊起且至馬中間街悲不見喜梁自
天監至于大同三十餘年江表無事至太清二年臺城陷
帝享國四十八年所言五十裏也太清元年八月十三而
侯景自懸瓠來降在冊陽之北子地帝惑朱异之言以納
景景之作亂始自戊辰之歲至午年帝憂崩十年四月八
日誌公於大會中又作詩曰兀尾狗子始著狂欲死不死
齧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患在汝陰死三湘橫尸一旦無
人藏侯景小字狗子初自懸瓠來降懸瓠則古之汝南也

巴陵南有地名三湘即景奔敗之所

天監中茅山隱士陶弘景爲五言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言昭陽殿忽作單于宮及大同之季公卿唯以談玄爲務夷甫平叔朝賢也侯景作亂遂居昭陽殿

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其後侯景破丹陽乘白馬以青絲爲羈勒　陳初有童謠曰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溪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其後陳主果爲韓擒所敗

擒本名擒獸蠻班之謂也破建康之始復乘青驄馬往反時節皆相應

陳時江南盛歌王獻之桃葉之詞曰桃葉復桃葉度江不用楫但度無所苦我自迎檝送晉王伐陳之始置營桃葉山下及韓擒度江大將任蠻奴至新林以導北軍之應

陳後主造齊雲觀國人歌之曰齊雲觀成來無際畔功未畢而爲隋師所虜

禎明初後主作新歌詞甚哀怨令後宮美人習而歌之其辭曰玉樹後庭花花開不復久時人以歌讖此其不久兆也。齊神武始移都于鄴時有童謠云可憐青雀子飛入鄴城裏作窠猶未成舉頭失鄉里寄書與婦母好看新婦子魏孝靜帝者清河王之子也后則神武之女鄴都宮室未備郎逢禪代作窠未成之効也孝靜尋崩文宣以后爲

太原長公主降於楊愔時婁后尚在故言寄書於婦母新婦子斥后也

武定中有童謠云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燃燈滅高昌齊姓也澄文襄名五年神武崩摧折之應七年文襄遇盜所害澄滅之徵也

天保中陸澐和入國書其屋壁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迭代坐時文宣帝享國十年而崩廢帝嗣立百餘日用替廢倍孝昭即位一年而崩此其効也。武平元年童謠曰孤截尾你欲除我我除你其年四月隴東王胡長仁謀遣刺客殺和士開事露返爲士開所

譖死。二年童謠曰和士開七月三十日將你向臺小兒唱訖一時拍手云殺却至七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琅邪王儼執士開送於商臺而斬之是歲又有童謠曰七月刈禾傷早九月喫饐正好十月洗蕩餐至十一月出却趙老七月士開被誅九月琅邪王遇害十一月趙彥深出爲西兖州刺史

武平末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樽但滿酌時穆后母子溢僻干預朝政時人患之穆后小字黃花尋逢齊亡欲落之應也

鄴中又有童謠曰金作掃帚玉作把淨掃殿屋迎西家未

幾周師入鄴

周初有童謠曰白楊樹頭金雞鳴秪有阿舅無外甥靜帝隋氏之甥既遜位而崩諸舅殺盛

周宣帝與宮人夜中連臂蹋蹀而歌曰自知身命促把燭夜行遊帝即位二年而崩

開皇十年高祖幸并州宴秦孝王及王子相帝爲四言詩曰紅顏詎幾玉貌須臾一朝花落白髮難除明年後歲誰有誰無明年而子相卒十八年而秦孝王薨

大業十一年煬帝自京師如東都宴樂宮飲酒大醉因賦五言詩其卒章曰從有歸飛心無復因風力令美人再三吟詠帝泣下霑襟侍御者莫不感歔帝因幸江都復作五言詩曰求歸不得去真成遭箇老鳥聲半勸酒梅花笑殺人帝以三月被弒即遭春之應也是年盜賊蜂起道路隔絕帝懼遂無還心帝復夢二豎子歌曰住亦死去亦死未若乘船度江水由是築居丹陽將居焉功未就而帝被殺。大業中童謠曰桃李子鴻鵠遶陽山宛轉花林裏莫浪語誰道許其後李密坐楊玄感之逆爲吏所拘在路逃叛潛結羣盜自陽城山而來襲破洛口倉後復屯兵苑內莫浪語密也字文化及自號許國尋亦破滅誰道許者蓋驚疑之辭也

毛蟲之孽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邵陵王綸在南徐州卧内方晝看狸鬬於欄上墮而獲之太清中遇侯景之亂將兵援臺城至鍾山有蠻熊無何至齧綸所乘馬毛蟲之孽也綸尋爲王僧辯所敗亡至南陽爲西魏所殺

中大同中每夜狐鳴闕下數年乃止京房易飛候曰野獸羣鳴邑中且空虛俄而國亂丹陽死喪略盡

陳禎明初狐入牀下捕之不獲京房易飛候曰狐入君室室不吉未幾而國滅

東魏武定三年九月豹入鄴城南門格殺之五年八月豹又上銅爵臺京房易飛候曰野獸入邑及至朝廷若道上官府門有大害君亡是歲東魏師敗於玉壁神武遇疾崩

後齊武平二年有兎出廟社之中京房易飛候曰兎入王室其君亡案廟者祖宗之神室也後五歲周師入鄴後主東奔。武平末并肆諸州多狼而食人洪範五行傳曰狼貪暴之獸大體以白色爲主兵之表也又似犬近犬禍也京房易傳曰君將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以全身厭妖狼食人時帝任用小人競爲貪暴殘賊人物食人之應尋爲周軍所滅兵之象也

武平中朔州府門外無何有小兒脚跡又擁土爲城雉之

狀時人怪而察之乃狐媚所為漸流至并鄴與武定三年同占是歲南安王思好起兵於北朔直指并州為官軍所敗鄭子饒羊法壽尋復亂山東

犬禍

後齊天保四年鄴中及頓丘並有犬與女子交洪範五行傳曰異類不當交而交誖亂之氣犬交人為犬禍犬禍者元陽失衆之應也時帝不恤國政恩澤不流於其國

後主時犬為開府儀同雌者有夫人郡君之號給兵以奉養食以粱肉藉以茵蓐天奪其心爵加於犬近犬禍也天意若曰卿士皆類犬後主不悟遂以取滅

後周保定三年有犬生子齊已後分為兩身二尾六足犬猛畜而有爪牙將士之象也時宇文護與侯伯侯龍圖篡有謀懷貳犬體後分此其應也

大業元年鴈門百姓間犬多去其主羣聚於野形頓變如狼而噉噬行人數年而止五行傳曰犬守禦者也而今去其主臣不下附之象形變如狼狼色白為主兵之應也其後帝窮兵黷武勞役不息天戒若曰無為勞役守禦之臣將叛而為害帝不悟遂起長城之役續有西域遼東之舉天下怨叛及江都之變並宿衛之臣也

白青白祥

梁大同二年地生白毛長二尺近白祥也孫盛以爲勞人之異先是大發卒築浮山堰功費鉅億功垂就而復潰者數矣百姓厭役吁嗟滿道

齊河清元年九月滄洲及長城之下地多生毛或白或黑長四五寸近白祥也時北築長城內興三臺人苦勞役

開皇六年七月京師雨毛如髮尾長者三尺餘短者六七寸京房易飛候曰天雨毛其國大飢是時關中旱米粟涌貴○後齊天統初岱山封禪壇玉璧自出近白祥也岱山王者易姓告代之所玉璧所用幣而自出將有易姓者用幣之象其後齊亡地入于周及高祖受周禪天下一統焚柴太山告祠之應也

武平三年白水巖下青石壁傍有文曰齊亡走人改之爲上延後主以爲嘉瑞百寮畢賀後周師入國後主果棄鄴而走

開皇十七年石隕於武安滏陽間十餘洪範五行傳曰石自高隕者君將有危殆也後七載帝崩

開皇末高祖於宮中埋二小石於地以誌置牀之所未幾變爲玉劉向曰王者至貴也賤將爲貴之象及大業末盜皆僭名號

大業十三年西平郡有石文曰天子立千年百寮稱賀者

識者尤之曰千年萬歲者身後之意也今稱立千年者禍在非遠明年而帝被殺

木沴金

梁大同十二年曲阿建陵隧口石騏驎動木沴金也動者遷移之象天戒若曰園陵無主石驎將爲人所徙也後竟國亡

後齊河清四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擊睚眦以爲石陰類下人象殿上石自起者左右親人離叛之應及周師東伐寵臣尉相願乞扶貴和兄弟韓延業之徒皆叛入周

梁大同十二年正月送碑邪二千人建陵左雙角者至陵所右獨角者將引於車上振躍者三車兩轅俱折因換車未至陵二里又躍者三每一振則車側人莫不聳奮其地三四尺車輪陷入土三寸木沴金也劉向曰失衆心令不行言不從以亂金氣也石爲陰臣象也臣將爲變之應梁武暮年不以政事爲意君臣唯講佛經談玄而已朝綱紊亂令不行言不從之咎也其後果致侯景之亂

周建德元年濮陽郡有石像郡官令載向府將刮取金在道自躍投地如此者再乃以大繩縛著車壁又絶繩而下時帝既滅齊又事淮南征伐不息百姓疲敝失衆心之應也

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勅撰

五行下

洪範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知厥咎舒厥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羽蟲之孽故有羊禍故有目疾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

常燠

後齊天保八年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劉向五行傳曰視不明用近習賢者不進不肖不退百職廢壞庶事不從其過在政教舒緩時帝狂躁荒淫無度之應

草妖

高祖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呼聲遂絶蓋草妖也視不明之咎時晉王陰有奪宗之計諂事親要以求聲譽諸皇太子高祖惑之人參不當言有物憑之上黨黨與也親要之人乃黨晉王而譖太子高祖不悟聽邪言廢無辜有罪用因此而亂也

羽蟲之孽

梁中大同元年邵陵王綸在南徐州坐聽事有野烏群戲數百飛屋梁上彈射不中俄頃失所在京房易飛候曰野烏入君室其邑虛君亡之他方後綸爲湘東王所襲竟致奔亡爲西魏所殺

矦景在梁將受錫命陳備物於庭有野烏如山鵲赤觜集於冊書之上鵂鶹鳴於殿與中大同元年同占景尋敗將亡入海中爲羊鵖所殺

陳後主時蔣山有衆烏鼓翼而鳴曰柰何帝京房易飛候曰烏鳴門闕如人音邑且亡蔣山吳之望也烏於上鳴吳空虛之象及陳亡建康爲墟又陳未亡時有一足烏集于殿庭以觜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成灰獨足者叔寶獨行無衆之應盛草成灰者陳政蕪穢被隋火德所

焚除也叔寶至長安館於都水臺上高臺之義也

後主子昭帝即位之後有雉飛上御座占同中大同元年又有鳥止於後園其色赤形似鴨而有九頭其年帝崩

天統三年九月萬春鳥集仙都苑京房易飛候曰非常之鳥來宿於邑中邑有兵周師入鄴之應也

武成胡后生後主初有梟升后帳而鳴梟不孝之鳥不祥之應也後主嗣位胡后淫亂事彰遂幽后於北宮焉

武平七年有鸛巢太極殿又巢并州嘉陽殿雉集晉陽宮御座獲之京房易飛候曰烏無故巢居君門及殿屋上邑且虛其年國滅

周大象二年二月有禿鶖集洛陽宮太極殿其年帝崩後宮常虛

開皇初梁主蕭琮新起後有鵂鶹集其帳隅未幾琮入朝被留於長安梁國遂廢

大業末京師宮室中恒有鴻鴈之類無數翔集其間俄而長安不守

十三年十月烏鸛巢帝帳幄驅不能止帝尋逢弑

羊禍

開皇十二年六月繁昌楊悅見雲中二物如羝羊黃色大如新生犬鬬而墜悅獲其一數旬失所在近羊禍也洪範

五行傳曰君不明逆火政之所致也狀如新生犬者羔類也雲體掩蔽邪佞之象羊國姓羔羊子也皇太子勇既升儲貳晉王陰毀而被廢黜二羔鬬一羔墜之應也

恭帝義寧二年麟遊太守司馬武獻羊羔生而無尾時議者以爲楊氏子孫無後之象是歲煬帝被殺於江都恭帝遜位

赤眚赤祥

梁天監十五年七月荆州市殺人而身不僵首墮于地動目張目血如竹箭直上丈餘後如雨細下是歲荆州大旱近赤祥冤氣之應

陳太建十四年三月御座幄上見一物如車輪色正赤尋而帝患無故大叫數聲而崩

至德三年十二月有赤物隕于太極殿前初下時鐘皆鳴又嘗進白飲忽變爲血又有血霑殿階瀝瀝然至御榻尋而國滅

後齊河清二年太原雨血劉向曰血者陰之精傷害之象僵尸之類也　明年周師與突厥入并州大戰城西伏屍百餘里京房易飛候曰天雨血染衣國亡君戮亦後主亡國之應

四年三月有物隕於殿庭色赤形如數斗器衆星隕者如

小鈴四月婁太后崩

武平中有無點地自咸陽王斛律明月宅而至于太廟大將社稷之臣也後主以讒言殺之天戒若曰殺明月則宗廟隨而覆矣後主不悟國祚竟絕

洪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有魚孽有毛蟲有毚禍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寒

東魏武定四年二月大寒人畜凍死者相望於道京房易飛候曰誅過深當燠而寒是時後齊神武作相先是爾朱文暢等誅害神武之事洪伏誅諸與交通者多有濫死

河清元年歲大寒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讖曰殺無罪其寒必異是時帝遙於文宣李后因生子后愧恨不舉之帝大怒於后前殺其子太原王紹德后大哭帝倮后而撻殺之投于水中良久乃蘇寃酷之應

梁天監三年三月六年三月並隕霜殺草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謂亡法厥罰霜是時大發卒拒魏軍於鍾離連兵數歲○大同三年六月朐山隕霜

陳太建十年八月隕霜殺稻菽是時大興師選衆遣將吳明徹與周師相拒於呂梁

鼓妖

梁天監四年十一月天清朗西南有電光有雷聲二易曰
鼓之以雷霆霆近鼓妖洪範五行傳曰雷霆託於雲猶君
之託於人也君不恤於天下故光人有怨叛之心也是歲
交州刺史李凱舉兵反
十九年九月西北隱隱有聲如雷赤氣下至地是歲盜殺
東莞琅邪二郡守以朐山引魏軍
中大通六年十二月西南有聲如雷其年北梁州刺史蘭
欽舉兵反
陳太建二年十二月西北有聲如雷其年湘州刺史華皎
舉兵反齊天保四年四月西南有聲如雷是時帝不恤天
下興師旅
後周建德六年正月西方有聲如雷未幾吐谷渾寇邊
開皇十四年正月旦廓州連雲山有聲如雷是時五羌反
叛侵擾邊鎮二十年無雲而雷京房易飛候曰國將易君
下人不靜小人先命國凶有兵甲後數歲帝崩漢王諒舉
兵反從其黨數十萬家大業中滏陽石鼓頻歲鳴其後天
下大亂兵戎並起
魚孽
梁大同十年三月帝幸朱方至西塹中及玄武湖魚皆驤
首見於上若望乘輿者帝入宮而沒洪範五行傳曰魚陰

類也下人象又有鱗甲兵之應也下人將舉兵圍宮而瞬
睨乘輿之象也後果有侯景之亂
齊神武武平七年相州鸕鷀泊魚盡飛去而水涸洪範五
行傳曰急之所致魚陰類下人象也晏子曰河伯以水爲
國以魚爲百姓水涸魚飛國亡人散之象明年而國亡
後周大象元年六月陽武有鯉魚乘空而鬬猶臣下興起
小人從之而鬬也明年帝崩國失政尉迥起兵相州高祖
遣兵擊敗之
開皇十七年大興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設佛會有老翁皓
首白裙襦衣來食而去衆莫識追而觀之行二里許不復
見但有一陂中有白魚長丈餘小魚從者無數人爭射之
或弓折弦斷後竟中之剖其腹得秫飯始知此魚向老翁
也後數日漕渠暴溢射人皆溺死
大業十二年淮陽郡驅人入子城鑿斷羅郭郭至女垣之
下有穴其中得鯉魚長七尺餘昔魏嘉平四年魚集武庫
屋上王肅以爲魚生於水而亢於屋水之物失其所也邊
將殆棄甲之變後果有東關之敗是時長白山賊寇掠河
南月餘賊至城下郡兵拒之反爲所敗男女死者萬餘人
蟲妖
梁大同初大蝗離門松柏葉皆盡洪範五行傳曰介蟲之

孽也與魚同占京房易飛候曰食祿不益聖化天視以蟲蟲無益於人而食萬物也是時公卿皆以虛濫爲美不親職事無益食物之應也

後齊天保八年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蝗畿人皆祭之帝問魏尹丞崔叔瓚曰何故蟲叔瓚對曰五行志云土功不時則蝗蟲爲災今外築長城內脩三臺故致災也帝大怒毆其頰擢其髮溷中物塗其頭役者不止九年山東又蝗十年幽州大蝗洪範五行傳曰刑罰暴虐貪饕不厭興師動衆取城脩邑而失衆心則蟲爲災是時帝用刑暴虐勞役不止之應也

後周建德二年關中大蝗

開皇十六年并州蝗時秦王俊哀刻百姓盛脩邸第後竟獲譴而死

彗禍

開皇末渭南有沙門三人行投陁法於人場圃之上夜見大豕來詣其所小豕從者十餘謂沙門曰阿練我欲得賢聖道然猶負他一命言罷而去賢聖道者君上之所行也皇太子勇當嗣業行君上之道而被囚廢之象也一命者言爲煬帝所殺

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二豕對語其一曰歲

將盡何耶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荅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將曉主人覓豕不得意是宿客而詰之宿客言狀主人如其言而得豕其後蜀王秀得罪帝將殺之平樂公主每匡救得全後數年而帝崩歲盡之應

黑眚黑祥

梁承聖三年六月有黑氣如龍見于殿內近黑祥也黑周所尚之色今見於殿內周師入梁之象其年爲周所滅帝亦遇害

陳大建五年六月西北有黑雲屬地散如猪者十餘洪範五行傳曰當有兵起西北時後周將王軌軍於呂梁明年擒吳明徹軍皆覆沒

火沴水

後齊河清元年四月河濟清襄楷曰河諸侯之象應濁反清諸侯將爲天子之象是後十餘歲隋有天下

大業三年武陽郡河清數里鏡澈十二年龍門又河清後二歲大唐受禪

陳大建十四年七月江水赤如血自建康西至荊州禎明中江水亦自方州東至海洪範五行傳曰火沴水也法嚴刑酷傷水性也五行變節陰陽相干氣色繆亂皆敗亂之象也京房易占曰水化爲血兵且起是時後主初即位用

刑酷暴之應其後爲隋師所滅

禎明二年四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黑水在關中而今淮南水黑荆揚州之地陷於關中之應

後周大象元年六月咸陽池水變爲血與陳太建十四年同占是時刑罰嚴急未幾國亡

洪範五行傳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厥咎瞀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有脂夜之妖有華孽有牛禍有心腹之病有黃眚黃祥木金水火沴土

常風

梁天監六年八月戊戌大風折木拔房易飛候曰角曰疾風天下昏不出三月中兵必起是歲魏軍入鍾離

承聖三年十一月癸未帝閱武於南城北風大急普天昏闇洪範五行傳曰人君瞀亂之應時帝既平侯景公卿咸勸帝反丹陽帝不從又多猜忌有瞀亂之行故天變應之

以風是歲爲西魏滅

陳天嘉六年七月癸未大風起西南吹倒靈臺候樓洪範五行傳以爲大臣專恣之咎時太子冲幼安成王頊專政帝不時抑損明年崩皇太子嗣位頊遂廢之

太建十二年六月壬戌大風吹壞皇門中闥十二年九月夜又風發屋拔樹始興王叔陵專恣之應

至德中大風吹倒朱雀門

禎明三年六月丁巳大風自西北激濤水入石頭淮是時

後主任司馬申誅戮忠諫沈客卿施文慶專行邪僻江總

孔範等崇長淫縱杜塞聰明瞀亂之弊

後齊河清二年大風三旬乃止時帝初委政佞臣和士開

專恣日甚

天統三年五月大風晝晦發屋拔樹天變可見而帝不悟

明年帝崩後主詔內外表奏皆先詣士開然後聞徹趙都

王叡馮翊王潤按士開驕恣不宜仍居內職反爲士開所

譖叡竟坐死士開出入宮掖生殺在口尋爲琅邪王儼所

誅○七年三月大風起西北發屋拔樹五日乃止時高阿

那瓌駱提婆等專恣之應

開皇二十年十一月京都大風發屋拔樹秦隴壓死者千

餘人地大震鼓皆應淨刹寺鐘三鳴佛殿門鎖自開銅像

自出戶外鐘鼓自鳴者近鼓妖也楊雄以爲人君不聰爲

衆所惑空名得進則鼓妖見時獨孤皇后干預政事左僕

射楊素權傾人主帝聽二人之讒而黜僕射高熲廢太子

勇爲庶人晉王鈞虛名而見立思心瞀亂陰氣盛之象也

鎖及銅像並金也金動木震之水沴金之應洪範五行傳

曰失衆心甚之所致也高熲楊素無罪而咸廢黜失衆心

也。仁壽二年西河有胡人乘騾在道忽爲迴風所飄并一車上千餘尺乃墜皆碎焉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後二載漢王諒在并州潛謀逆亂車及騾騎之象也升空而墜顛隕之應也天戒若曰無妄動車騎終當覆敗而諒不悟及高祖崩諒發兵反州縣響應衆至數十萬月餘而敗

夜妖

梁承聖二年十月丁卯大風晝晦天地昏暗近夜妖也京房易飛候曰羽日風天下昏人大疾不然多寇盜三年爲西魏所滅

陳禎明三年正月朔旦雲霧晦冥入鼻辛酸後主昏昧近夜妖也洪範五行傳曰王失中臣下強盛以蔽君明則雲陰是時北軍臨江柳莊任蠻奴並進中款後主惑佞臣孔範之言而昏闇不能用以至覆敗

東魏武定四年冬大霧六日晝夜不解洪範五行傳曰晝而晦冥若夜者陰侵陽臣將侵君之象也明年元瑾劉思逸謀殺大將軍之應

周大象二年尉迥敗於相州坑其黨與數萬人於遊豫園其處每聞鬼夜哭聲洪範五行傳曰哭者死亡之衰近夜妖也鬼而夜哭者將有死亡之應京房易飛候曰鬼夜哭

國將亡明年周氏王公皆見殺周室亦亡

仁壽中仁壽宮及長城之下數聞鬼哭尋而獻后及帝相次而崩於仁壽宮

大業八年楊玄感作亂於東都尚書樊子蓋坑其黨與於長夏門外前後數萬洎于末年數聞其處鬼哭有呻吟之聲與前同占其後王世充宇文越王侗于洛陽

華孽

後齊武平元年槐華而不結實槐三公之位也華而不實衰落之象至明年錄尚書事和士開伏誅龍東王胡長仁太保琅邪王儼皆遇害左丞相段韶薨

陳後主時有張貴妃孔貴嬪並有國色稱爲妖艷後主惑之寵冠宮掖每充侍從詩酒爲娛一入後庭數旬不出荒淫侈靡莫知紀極府庫空竭頭會箕斂天下怨叛將士離心敵人鼓行而進莫有死戰之士女德之咎也及敗亡之際後主與此姬俱投於井隋師執張貴妃而戮之以謝江東洪範五行傳曰華者猶榮華容色之象也以色亂國故謂華孽

齊後主有寵姬馮小憐慧而有色能彈琵琶尤工歌儛後主惑之拜爲淑妃選綵女數千爲之羽從一女之飾動費千金帝從禽於三堆而周師大至邊吏告急相望於道帝

欲班師小憐意不已更請合圍帝從之由是遲留而晉州
遂陷後與周師相遇於晉州之下坐小憐而失機者數矣
因而國滅齊之士庶至今咎之

牛禍

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忽有赤蛇繞牛口牛禍也
象類言之又爲龍蛇之孽魯宣公三年郊牛之口傷時以
爲天不享棄宣公也五行傳曰逆君道傷故有龍蛇之孽
是時紀雖以赴援爲名而實妄自尊亢思心之咎神不享
君道傷之應果爲元帝所敗
後齊武平二年并州獻五足牛牛禍也洪範五行傳曰牛
事應宮室之象也帝尋大發卒於仙都苑穿地築山樓殿
閣起窮華極麗功始就而亡國
後周建德六年陽武有獸三狀如水牛一黃一赤一黑與
黑者鬬乂之黃者自傍觸之黑者死黃赤俱入于河近牛
禍也黑者周之所尚色死者滅亡之象後數戰周果滅而
隋有天下旗牲尚赤戎服以黃
大業初恒山有牛四脚膝上各生一蹄其後建東都築長
城開溝洫
心腹之病
陳禎明三年隋師臨江後主從容而言曰齊兵三來周師

再來無復摧敗彼何爲者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北軍豈能飛度耶臣每患官卑彼若度來臣爲太尉矣後主大悅因奏妓縱酒賦詩不輟心腹之病也存亡之機定之俄頃君臣旰食不暇後主已不知懼孔範從而蕩之天奪其心曷能不敗陳國遂亡範亦遠徙

○齊文宣帝嘗宴於東山投杯赫怒下詔西伐極陳甲兵之盛既而泣謂羣臣曰黑衣非我所制卒不行有識者以帝精魄已亂知帝祚之不永帝後竟得心疾耽荒酒色性忽狂暴數年而崩

武成帝丁太后憂緋袍如故未幾登三臺置酒作樂侍者進白袍帝大怒投之臺下未幾而崩

黃眚黃祥

梁大同元年天雨土二年天雨灰其色黃近黃祥也京房易飛候曰聞善不及蔽謂有知厥異黃厥咎龍厥災不嗣蔽賢絕道之咎也時帝自以爲聰明博達惡人勝已又篤信佛法捨身爲奴絕道蔽賢之罰也

大寶元年正月天雨黃沙二年簡文帝夢九土而吞之柔爲侯景所廢以土囊壓之而斃諸子遇害不嗣之應也

陳後主時夢黃衣人圍城後主惡之遶城橘樹盡伐去之隋高祖受禪之後上下通服黃衣未幾隋師攻圍之應也

後周大象二年正月天雨黃土移時乃息與大同元年同
占時帝昏狂滋甚期年而崩至于靜帝用遜厥位絕道不
嗣之應也
開皇二年京師雨土是時帝懲周室諸侯微弱以亡天下
故分封諸子並爲行臺專制方面失土之故有土氣之祥
其後諸王各謀爲逆亂京房易飛候曰天雨土百姓勞苦
而無功其時營都邑後起仁壽宮頹山堙谷丁匠死者太半
裸蟲之孽
梁太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兒
墜地而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住母曰汝當令我得過疫
鬼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帽故當無憂母不暇
作帽以絳繫髮自是旱疫者二年揚徐兗豫尤甚莫氏鄉
鄰多以絳免他土効之無驗
大寶二年京口人於藏兒年五歲登城西南角大樓打鼓
作長江櫑鼓兵象也是時侯景亂江南
陳永定三年有人長三丈見羅浮山通身縶白衣服楚麗
京房占曰長人見亡後二歲帝崩
後主爲太子時有婦人突入東宮而大言曰畢國主後主
立而祚終之應也
至德三年八月建康人家婢死埋之九日而更生有牧牛

人聞而出之

禎明二年有船下忽聞人言曰明年亂視之得死嬰兒長二尺而無頭明年陳滅

齊天保中臨漳有婦人產子二頭共體是後政由姦佞上下無別兩頭之應也

後主時有桑門貌若狂人見烏則向之作禮見沙門則毆辱之烏周色也亦幾齊爲周所吞滅除佛法

後周保定三年有人產子男陰在背上如尾兩足指如獸爪陰不當生於背而生於背者陰陽反覆君臣顛倒之象人足不當有爪而有爪者將致攫人之變也是時晉蕩公宇文護專擅朝政征伐自已陰懷篡逆天戒若曰君臣之分已顛矣將行攫噬之禍帝見變而悟遂誅晉公親寓機躬節儉克平齊國號爲高祖轉禍爲福之効也

武帝時有強練者佯狂持一瓠至晉蕩公護門而擊破之曰身尚可子苦矣時護專政因朝太后帝擊殺之發兵捕其諸子皆備焚毒而死強練又行乞於市人或遺之粟麥輒以無底帽受之因大笑曰盛空未幾周滅高祖移都長安城爲墟矣

開皇六年霍州有老翁化爲猛獸

七年相州有桑門變爲蛇尾繞樹而自抽長二丈許

仁壽四年有人長數丈見於應門其迹長四尺五寸其年帝崩○大業元年鴈門人房回安母年百歲額上生角長二寸洪範五行傳曰婦人陰象也角兵象也下反上之應是後天下果大亂隋戎圍帝於鴈門

四年鴈門宋谷村有婦人生一肉卵大如斗埋之後數日所埋處雲霧晝冥忽從地雷震而上視之洞穴失卵所在

六年趙郡李來王家婢產一物大如卵

六年正月朔旦有盜衣白練裙襦手持香花自稱彌勒佛出出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為亂齊王暕遇而斬之後三年楊玄感作亂引兵圍洛陽戰敗伏誅

八年有盜公者若狂人於東都大叫唱賊帝聞而惡之明年玄感舉兵圍洛陽

十二年盜公又叫賊李密逼東都盂讓燒豐都市而云

九年帝在高陽唐縣人宋子賢善為幻術每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懸大鏡於堂上紙素上畫為蛇為獸及人形有人來禮謁者轉側其鏡遣觀來生形像或映見紙上蛇形子賢輒告云此罪業也當更禮念又令禮謁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感信日數百千人遂潛謀作亂將為無遮佛會因舉兵襲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

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并坐其黨與千餘家貴後復有桑門向海明於扶風自稱彌勒佛出世潛謀逆亂人有歸心者輒獲吉夢由是人皆惑之三輔之士翕然稱爲大聖因舉兵反衆至數萬官軍擊破之京房易飛候曰妖言動衆者茲謂不信路無人行不出三年起兵自是天下大亂路無人行

木金水火沴土

梁天監五年十月京師地震木金水火沴土也洪範五行傳曰臣下盛將動而爲害京房易飛候曰地動以下十一月者其邑飢[illegible]州刺史李凱舉兵反明年霜歲饑人飢○普通三年正月建寧地震是時義州刺史文僧朗以州叛○六年十二月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冬動有音以十二月者其邑有行兵是時帝令豫章王琮將兵北伐○中大通五年正月建康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以春動歲不昌是歲大水百姓飢饉

大同三年十一月建康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震以十一月邑有大喪及飢十明年霜爲災百姓飢

三年十月建康地震是歲會稽山賊起

十二年二月建康地震是歲交州人李賁舉兵逐刺史蕭諮

九年閏正月地震李賁自稱皇帝署置百官

大清三年四月建康地再震時侯景自爲大丞相録尚書事帝所須不給是月以憂憤崩

陳永定二年五月建康地震時王琳立蕭莊於郢州

太建四年十一月地震陳寶應反閩中

禎明元年正月地震施文慶沈客卿專恣之應也

東魏武定二年十一月西河地陷而且然京房易妖占曰地自陷其君亡祖暅曰火陽精也地者陰主也地然越陰之道行陽之政臣下擅恣終以自害時後齊神武作宰而侯景專擅河南後二歲神武果崩景遂作亂而自取敗亡之應○後齊河清二年并州地震和士開專恣之應

後周建德二年涼州地頻震城郭多壞地裂出泉京房易妖占曰地分裂亢夷叛時吐谷渾頻寇河西

開皇十四年五月京師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動以夏五月人流亡是歲關中飢帝令百姓就糧於關東

仁壽二年四月岐雍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動以夏四月五穀不熟人大飢

三年梁州就谷山崩洪範五行傳曰崩散落背叛不事上之類也梁州爲漢地明年漢王諒舉兵反

大業七年砥柱山崩壅河逆流數十里劉向洪範五行傳曰山者君之象水者陰之表人之類也

天戒若曰君人擁威重將崩壞百姓不得其所時帝興遼東之師百姓不堪其役四海怨叛帝不能悟卒以滅亡

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瞀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則有龍蛇之孽則有焉禍

雲陰

開皇二十年十月久陰不雨劉向曰王者失中臣下強盛而蔽君明則雲陰是時獨孤后遂與楊素陰謀太子勇廢爲庶人

射妖

東魏武定四年後齊神武作宰相統率諸軍攻西魏於玉壁其年十一月帝不豫班師將士震懼皆曰韋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西魏下令國中曰勁弩一發凶身自殞神武聞而惡之其疾暴增近射妖也洪範五行傳曰射者兵戎禍亂之象氣逆天則禍亂將起神武行殿中將軍曹魏諫曰王以死氣逆生氣爲客不利主人則可帝不從頓軍五旬頻戰沮衂又聽孤虛之言於城北斷汾水起土山其處天險千餘尺功竟不就死者七萬氣逆天之咎也其年帝崩明年王思政擾河南

武平後主自并州還鄴至八公嶺夜與左右歌而行有人忽發狂意後主以爲狐媚伏草中彎弓而射之傷數人

幾中後主後主執而斬之其人不自覺也狐而能媚獸之妖妄也時帝不恤國政專與內人閹豎酣歌爲樂或衣繿縷衣行乞爲娛此妖妄之象人又射之兵戎禍亂之應也未幾而國滅

龍蛇之孽

梁天監二年北梁州潭中有龍鬬濆霧數里龍蛇之孽洪範五行傳曰龍獸之難害者也天之類君之象天氣害君道傷則龍亦害鬬者兵革之象也京房易飛候曰衆心不安厥妖龍鬬是時帝初即位而有陳伯之劉季連之亂國內危懼

普通五年六月龍鬬于曲阿王陵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經之處樹木皆折開數十丈與天監二年同占經建陵而樹木折者國有兵革之禍園陵殘毀之象時帝專以講論爲務不崇耕戰將輕而卒惰君道既傷故有龍孽之應帝殊不悟至大清元年黎州水中又有龍鬬波浪涌起雲霧四合而見白龍南走黑龍隨之其年侯景以兵來降帝納之而無備國人皆懼俄而難作帝以憂崩

大同十年夏有龍夜因雷而墮延陵人家井中明旦視之大如驢將以戟刺之俄見庭中及室中各有大蛇如數百斛船家人奔走洪範五行傳曰龍陽類貴象也上則在天

下則在地不當見庶人邑里室家井中幽深之象也諸侯且有幽執之禍皇不建之咎也後侯景及果幽殺簡文于酒庫宗室王侯皆幽死

陳太建十一年正月龍見南兖州池中與梁大同十年同占未幾後主嗣位驕淫荒怠動不得中其後竟以國亡身被幽執

東魏武安元年有大蛇見武牢城是時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妻李氏慧而艷世子澄悅之仲密內不自安遂以武牢叛陰引西魏大戰於河陽神武為西兵所窘僅而獲免死者數千

後齊天保九年有龍長七八丈見齊州大堂占同大同十年時常山長廣二王權重帝不思抑損明年帝崩太子殷嗣立常山王演果廢帝為濟南王幽而害之

河清元年龍見濟州浴堂中占同天保九年先是平秦王歸彥受昭帝遺詔立太子百年為嗣而歸彥遂立長廣王湛是為武成帝而廢百年為樂陵王竟以幽死

天統四年貴鄉人伐枯木得一黃龍折脚死於孔中齊稱木德龍君象木枯龍死不祥之甚其年武成崩

武平三年龍見邯鄲井中其氣五色屬天又見汲郡佛寺涸井中占同河清元年後主竟降周後被誅

武平七年并州招遠樓下有赤蛇與黑蛇鬬數日赤蛇死赤齊尚色黑周尚色鬬而死滅亡之象也後主任用邪佞與周師連兵於晉州之下委軍於孽臣高阿那肱竟啓敵人皇不建之咎也後主遂為周師所虜

琅邪王儼壞北宮中白馬浮圖石趙時澄公所建見白蛇長數丈廻旋失所在時儼專誅失中之咎也見變不知戒以及於難

後周建德五年黑龍墜於亳州而死龍君之象也周所尚色墜而死不祥之甚時皇太子不才帝每以為憂直臣王軌宇文孝伯等驟請廢立帝不能用後二歲帝崩太子立虐殺齊王及孝伯等因而國亡

仁壽四年龍見代州總管府井中其龍或變為鐵馬甲士彎弓上射之象變為鐵馬近馬禍也彎弓上射又近射妖諸侯將有兵革之變以致幽囚也是時漢王諒潛謀逆亂故變兵戒之諒不悟遂興兵反事敗廢為庶人幽囚數年而死

馬禍

侯景僭尊號於江南每將戰其所乘白馬長鳴蹄足者輙勝垂頭者輙不利西州之役馬卧不起景拜請且箠之竟不動近馬禍也洪範五行傳曰馬者兵象將有寇戎之事

故馬爲怪景因此大敗

陳太建五年衡州馬生角洪範五行傳曰馬生角兵之象敗亡之表也是時宣帝遣吳明徹出師呂梁與周師拒連兵數歲衆軍覆沒明徹竟爲周師所虜

天保中廣宗有馬兩耳間生角如羊尾京房易傳曰天子親伐則馬生角四年契丹犯塞文宣帝親御六軍以擊之

○大業四年太原廐馬死者太半帝怒遣使案問主者曰每夜廐中馬無故自驚因而致死帝令巫者視之巫者知帝將有遼東之役因希旨言曰先帝令楊素史萬歲取之將鬼兵以伐遼東也帝大悅因釋主者洪範五行傳曰逆天氣故馬多死是時帝每歲巡幸北塞長城西通且末國內虛耗天戒若曰除廐馬無事巡幸帝不悟遂至亂

十一年河南扶風三郡並有馬生角長數寸與天保初同占是時帝頻歲親征高麗

義寧元年帝在江都宮龍廐馬無故而死旬日死至數百匹與大業四年同占

志第十八　五行下　隋書二十三

隋書二十四

志第十九

太尉楊州都督嚴修國史柱國鄖國公臣長孫無忌等上奉

勑撰

食貨

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人總土地所生料山澤之利式遵行令敬授人時農商趣向各本事業書稱懋遷有無言穀貨流通咸得其所者也周官太府掌九貢九賦之法王之經用各有等差所謂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能養百官之政勛戰士之功救天災服方外活國安人之大經也爰自軒頊至于堯舜皆因其所利而勸之因其所欲而化之不奪

其時不窮其力輕其征薄其賦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
古語曰善爲人者愛其力而成其財若使之不以道斂之如
不及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昔禹制九等而康歌興周人十
一而頌聲作於是東周遷洛諸侯不軌魯宣初稅畝鄭產
爲丘賦先王之制靡有孑遺秦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驅
之以刑罰棄之以仁恩以太半之收長城絕於地脉以頭
會之斂屯戍窮於嶺外漢高祖承秦凋敝十五稅一中
元繼武府廩弥殷世宗得之用成雄侈開邊擊胡蕭然咸
罄邑宇捫於天漢巡遊跨於海表旱歲除道凶年嘗秣戶
口以之減半盜賦以之公行於是譎詭賦稅異端俱起賦

及童齔筭至舡車光武中興聿遵前事成賦單薄足稱經
遠靈帝開鴻都之牓通賣官之路公卿州郡各有等差漢
之常科土貢方物帝又遣先輸中署名爲導行天下賄成
人受其敝自魏晉二十一帝宋齊十有五主雖用度有衆
寡租賦有重輕大抵不能傾人產業道關致亂隋文帝既
平江表天下大同躬先儉約以事府帑開皇十七年戶口
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所有賚給不踰經費京司帑屋
既充積於廊廡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賦以賜黎元煬皇
嗣守鴻基國家殷富雅愛宏翫肆情方騁初造東都窮諸
巨麗帝昔居藩翰親平江左兼以梁陳曲折以就規摹曾

雉踰芒浮橋跨洛金門象闕咸竦飛觀頹巖塞川構成雲綺移嶺樹以爲林藪包芒山以爲苑囿長城御河不計於人力運驢武馬指期於百姓天下死於役而家傷於財既而一討渤海三駕遼澤天子親伐師兵大舉飛糧輓秣水陸十父至彊場之所傾敗勞敝之所殂殞雖復大半不歸而每年興發比屋良家之子多赴於邊陲分離哭泣之聲連響於州縣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飢餒婦工紡績不足以贍資裝九區之內鸞和歲動從行宮掖常十萬人所有供須皆仰州縣租賦之外一切徵斂趣以周備不顧元元吏因剝剥盜其太半遐方珍膳必登庖廚翔禽毛羽用爲玩飾

買以供官千倍其價人愁不堪離棄室宇長吏叩扉而達曙猛犬迎吠而終夕自燕趙跨於齊韓江淮入於襄鄧東周洛邑之地西秦隴山之右僭僞交侵盜賊充斥宮觀鞠爲茂草鄉亭絕其煙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關中癘疫炎旱傷稼代王開來豐之粟以振飢人去倉數百里老幼雲集吏在貪殘官無攸次咸資鏹貨動移旬月頓卧墟野欲返不能死人如積不可勝計雖復皇王撫運天祿有終而隋氏之亡亦由於此焉遷爲平準書班固述食貨志上下數千載損益粗舉自此史官曾無概見夫厥初生人食貨爲本聖王割廬井以業之通貨財以富之富而教之仁義

以之興貧而爲盜刑罰不能止故爲食貨志用編前書之末云

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賤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爲徵賦其無賈之人不樂州縣編戶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准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占若干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第三品三十五戶第四品三十戶第五品二十五戶第六品二十戶第七品十五戶第八品十戶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與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雷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侯材官議郎已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已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及羣輩跡禽前驅由基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武賁殿中武賁持槌斧

武騎武賁持鈒冗從武賁武騎一人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祿米二石丁女並半之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爲丁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女以嫁者爲丁若在室者年二十乃爲丁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運丁役之其田畝稅米二斗蓋大率如此其度量斗則三斗當今一斗稱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其倉京都有龍首倉即石頭津倉也臺城內倉南塘倉常平倉東西太倉東宮倉所貯總不過五十餘萬在外有豫章倉鈞磯倉鈔塘倉並是大貯備之處自餘諸州郡臺傳亦各有倉大抵自侯景之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月別唯得稟食多遙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揚徐等大州比令僕班寧桂等小州比參軍班丹陽吳郡會稽等郡同太子詹事尚書班高涼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大縣六班小縣兩轉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妄載州郡縣祿米絹布絲綿當處輸臺傳倉庫若給刺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敕而裁凡如此祿秩既通所部兵士給之其家所得蓋少諸王諸主出閤就第婚冠所須及衣裳服飾并酒米魚鮭香油紙燭等並官給之王及主婿外祿者又給解任還京

仍亦公給云
魏自永安之後政道陵夷寇亂實繁農商失業官有征代
皆權調於人猶不足以相資奉乃令所在迭相糾發百姓
愁怨無復聊生尋而六鎮擾亂相率內徙寓食於齊晉之
郊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魏武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間
又並空竭天平元年遷都於鄴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振
貧人是時六坊之衆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北徙
並給常廩春秋二時賜帛以供衣服之費常調之外逐豐
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
積以擬漕運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鹽官以煮鹽

每歲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贍自是之後倉廩充實雖有
水旱凶饑之處皆仰開倉以振之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
穰穀斛至九錢是時法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闕於徭賦
神武乃命孫騰高隆之分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
僑居者各勒還本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及文襄嗣業
侯景背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尋而侯景亂梁乃命行臺
辛術畧有淮南之地其新附州郡羈縻輕稅而已及文宣
受禪多所創革六坊之內徙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
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
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

其錢貧者役其力北興長城之役南有金陵之戰其後南征諸將頻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脩劉臺殿所役甚廣而帝刑罰酷濫吏道因而成姦豪黨兼并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効之帝以為生事由是姦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亡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以節國之費用焉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范陽寬鄉以處之百姓驚擾屬以頻歲不熟米糴踊貴矣廢帝乾明中

尚書左丞蘇珎之議脩石鑿等屯歲收數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廩充足孝昭皇建中干州刺史嵇曄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至河清三年定令乃命人居十家為比鄰五十家為閭里百家為族黨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已下為丁十六已上十七已下為中六十六已上為老十五已下為小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坊之外三十里內為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者執事官一品已下逮于羽林武賁各有差

其外畿郡畢人官第一品已下羽林武賁已上各有差職
事及百姓請貲田者為永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
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
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皇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
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
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四十畝
奴婢依良人限數與在京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
限止四年又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其中種桑五十
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
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率丁人一林調絹一疋綿
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
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貲租送臺
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為三梟其賦稅常調
則少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上梟輸遠處
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焉租入臺者五百
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
上絹收錢諸州郡皆別置區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
戶口數得支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糴量割當年義
租充入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糴貯每
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入農桑自春及秋男二十五已

土皆布田畝桑麻蠶之月婦女十五已上皆營蠶桑之業冬刺史聽審邦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遊手焉緣邊城守之地堪貌食者皆營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考其所入以論褒貶是時頻歲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踊朝廷遣使開倉泛貴價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飢饉太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一四五焉至大統中又毀東宮造脩文偃武隆基嬪嬙諸院起玳瑁樓又於遊豫園穿池周以列館中起三山構臺以象滄海并大修佛寺勞役鉅萬計財用不給乃減朝士之祿斷

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權幸並進賜與無限加之皇皇國用轉屈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而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顒贊成之後主大悅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豫焉未幾而亡

後周太祖作相創制六官載師掌任土之法辨六家田里之數會六畜車乘之積審賦役斂弛之節制畿疆修廣之域頒施惠之要審牧產之政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已上宅五畝口九已上宅四畝口五已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凡人自

十八以至六十有四與輕罪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三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其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因凶札又無力征掌鹽掌四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煑海以成之二曰鹽鹵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物地以出之四曰鹽鹵於戎以取之凡監鹽形鹽每地為之禁尚百姓取之皆稅焉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國用足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斂之

開皇元年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稅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是徒二年改軍士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八半為兵矣宣帝時發山東諸州增一月功為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陽宮并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

武帝保定二年正月初於蒲州開河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溉灌高祖登庸罷東京之役除入市之稅是時尉迥王

議司馬消難相次叛逆興師誅討賞罰嚴明及受禪又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爲十二番匠則六番及須新令制人五家爲保保有長保五爲閭閭四爲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焉男女三歲已下爲黃十歲已下爲小十七已下爲中十八已上爲丁丁從課役六十爲老乃免自諸王已下至于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頃少者至四十畝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魏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園宅率三口給一畝奴婢則五口給一畝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以布絹絁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隸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課有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五品則爲田三頃六品二頃五十畝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九品爲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公用

開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宮初令軍人以二十一成丁減十二番每歲爲二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爲二丈先是尚依周末之弊官置酒坊收利鹽池鹽井皆禁百姓採用至是罷酒坊通鹽池鹽井與百姓共之遠近大悅是時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軍旅數起轉輸勞敝帝乃令朔州總管趙仲

御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以實塞下又於河西勒百姓立堡營田積穀京師置常平監是時山東尚承齊俗機巧姦偽避役惰遊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詐老詐小規免租賦高祖令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而又開相糾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爲戶頭以防容隱於是計帳進四十四萬三千一百一十新附一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口高熲又以人間課輸雖有定分年常徵納除注恒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復無定簿難以推校乃爲輸籍定樣請徧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隨便近五黨三黨共爲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時百姓承平日久雖數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達于京師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既躬履儉約六宮咸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皆不改作非享燕之事所食不過一肉而已有司嘗進乾薑以布袋貯之帝用爲傷費大加譴責後進香復以氊袋因答所司以爲後誡焉由是內外率職府帑充實百官祿賜及賞功臣皆出於豐厚焉九年陳平帝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牛帛之積達于南郭以次須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五月又以宇內無事

益寬傜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防十一年江南又反越
國公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
優隆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
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
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乃更闢左藏之院構屋
以受之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寧積於人無藏府庫
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時天下
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
徙就寬鄉其年冬帝命諸州考使議之又令尚書以其事
策問四方貢士竟無長筭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

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十三年帝命楊素出
於岐州北造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營構觀宇崇臺累榭
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敝顛仆者推填坑坎覆
以土石因而築爲平地死者以萬數宮成帝行幸焉時方
暑月而死人相次於道素乃一切焚除之帝頗知其事甚
不悅及入新宮遊觀乃喜又謂素爲忠後帝以歲暮晚日
登仁壽殿周望原隰見宮外燐火彌漫又聞哭聲令左右
觀之報曰鬼火帝曰此等工役而死既屬年暮魂魄思歸
耶乃令灑酒宣敕以呪遣之自是乃息
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於是詔

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邵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達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曰京邑所居五方輻湊重關四塞水陸艱難大河之流波瀾東注百川灌瀆萬里交通雖三門之下或有危慮但發自小平陸運至陝還從河水入於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晉舟車來去為益殊廣而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泉涸即成阻閡計其途路數百而已動移氣序不能往復泥舟之役人亦勞止朕君臨區宇興利除害公私之弊情實憫之故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藉人力開通漕渠量事計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歷渠道觀地理之宜審終始之義一得開鑿萬代無毀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運沿泝不停旬日之功堪省億萬誠知時當炎暑動致疲勤然不有暫勞安能永逸宣告人庶知朕意焉於是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諸州水旱凶飢之處亦便開倉振給五年五月工部尚書襄陽縣公長孫平奏曰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

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爲災而人無菜色皆由
勸導有方蓄積先備故也去年亢陽關內不熟陛下哀愍
黎元甚於赤子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
賑賜少食之人莫不豐足鴻恩大德前古未比其強宗富
室家道有餘者皆競出私財遞相賙贍此乃風行草偃從
化而然但經國之理須存定式於是奏令諸州百姓及軍
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
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
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飢饉者即以此穀振給自是
諸州儲峙委積其後關中連年大旱而言宛汴許曹亳陳

仁譙豫鄭洛伊潁邳等州大水百姓飢饉高祖乃命蘇威
等分道開倉振給又命司農丞王亶發廣通之粟三百餘
萬石以拯關中又發故城中周代舊粟賤糶與人買牛驢
六千餘頭分給尤貧者令往關東就食其遭水旱之州皆
免其年租賦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饑上幸洛陽因令百姓
就食從官並准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爲限明年東巡待因
祠泰山是時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十五年二月詔曰
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
乏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雲夏長靈瞧蘭豐鄯涼甘瓜
等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先給雜

種及遠年粟十六年正月又詔秦豐成康武文芳宕旭渠
渭絕河鄜豳隴涇靈原戴丹延綏銀扶等州社倉並於當縣
安置二月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
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其後山東頻年霖雨杞宋陳
亳曹戴譙潁等諸州達于滄海皆困水災所在沉溺十八
年天子遣使將水工巡行川源相視高下發隨近丁以疏
導之困乏者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百餘石遭水之處租
調皆免自是頻有年矣
開皇八年五月高熲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戶數少
者官人祿力乘前已來恒出隨近之州但判官本爲牧人

役力理出所部請於所管戶內計戶徵稅帝從之先是京
官及諸州並給公廨錢廻易生利以給公用至十四年六
月工部尚書安平郡公蘇孝慈等以爲所在官司因循往
昔以公廨錢物出舉興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敗損風俗
莫斯之甚於是奏皆給地令營農廻易取利皆禁止十
七年十一月詔在京及在外諸司公廨在市廻易及諸處
興生並聽之唯禁出舉收利云
煬帝即位是時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
曲之課男子以二十二成丁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爲
營作大監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人及天下諸

州富商大賈數萬家以實之新置興洛及廻洛倉又於皁澗營顯仁宮苑囿連接北至新安南及飛山西至澠池周圍數百里課天下諸州各貢奇木花果奇禽異獸於其中開渠引穀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達于淮海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以柳又命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於士澄往江南諸州採大木引至東都所經州縣遞送往返首尾相屬不絕者千里而東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斃者十四五焉每月載死丁東至城皐北至河陽車相望於道時帝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爲兵自是租賦之入益減矣又造龍舟鳳艒黃龍赤艦樓船篙舫募諸水

工謂之殿脚衣錦行勝執青絲攬挽舡以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舡九品已上給黃蔑舫艫艫相接二百餘里所經州縣並令供頓獻食豐辦者加官爵闕乏者譴至死又盛脩車輿羣輅旌旗羽儀之飾課天下州縣凡骨角齒牙皮革毛羽可飾器用堪爲氅毦者皆責焉徵發倉卒朝命夕辦百姓求捕網罟徧野水陸禽獸殆盡猶不能給而買於豪富巨積之家其價騰踊是歲翟雉屋一直十縑白鷺鮮半之乃使屯田主事常駿使赤土國致羅刹又使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求俘虜數萬士卒深入蒙犯瘴癘饑疾而死者十八九又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

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
諸蕃往來相繼所經州郡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明年
帝北巡狩又興衆百萬北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縣
亘千餘里死者太半四年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引沁水
南達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
年西巡河右西域諸胡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迎儀道
左帝乃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州
縣督課以誇示之其年帝親征吐谷渾破之於赤水慕容
伏允委其家屬西奔青海帝駐兵不出遇天霖雨經大斗
穀谷士卒死者十二三正馬馬驢十八九於是置河源郡積

石鎮又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
配爲戍卒大開屯田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道里懸遠
兼遇寇抄死亡相續六年將征高麗有司奏兵馬已多損
耗詔又課天下富人量其貲產出錢市武馬填充數限令
取足復點兵具器仗昔令精新濫惡則使人便斬於是馬
匹至十萬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大將軍
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
兵會平壤是歲山東河南大水漂沒四十餘郡重以遼東
覆敗死者數十萬因屬疫疾山東尤甚所在皆以徵斂供
帳軍旅所資爲務百姓雖困而弗之恤也每急徭苛賦有

所徵求長吏必先賤買之然後宣下乃貴賣與人日暮之
間價盈數倍裏刻徵斂取辦一時彊者聚而爲盜弱者自
賣爲奴婢九年詔又課關中富人計其貲產出驢徙伊吾
河源且末運糧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又發諸州
丁分爲四番於遼西柳城營屯往來艱苦生業盡罄盜賊
四起道路南絕隴右牧馬盡爲奴賊所掠楊玄感乘虛爲
亂時帝在遼東聞之遽歸于高陽郡及玄感平帝謂侍臣
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如市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爲賊
不盡誅後無以示勸乃令裴蘊窮其黨與詔郡縣坑殺之
死者不可勝數所在驚駭舉天下之人十分九爲盜賊皆

盜武馬始作長槍攻陷城邑帝又命郡縣置督捕以討賊
益遣募人征遼馬少不充八馱而許爲六馱又不足聽半
以驢充在路逃者相繼執獲皆斬之而莫能止帝不懌遇
高麗執送叛臣斛斯政遣使求降發詔赦之因政至于京
師於開遠門外磔而射殺之遂幸太原爲突厥圍於鴈門
突厥尋散遽還洛陽募益驍果以充舊數是時百姓廢業
屯集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牣吏皆懼法莫
肯振救由是盜困初皆剝樹皮以食之漸及於葉皮葉皆
盡乃煮土或擣藁爲末而食之其後人乃相食十二年帝
幸江都是時李密據洛口倉聚衆百萬越王侗與段達等

守東都東都城內糧盡布帛山積乃以絹為汲綆然布以
襄代王侑與衛玄守京師百姓飢饉亦不能救義師入長
安發永豐倉以振之百姓方蘇息矣
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
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
分收四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為常以此人競商販
不為田業故使均輸欲為懲勵雖以此為辭其實利在侵
削又都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
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魚薪之類過
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其東路無禁貨故方山津檢察
甚簡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大市備置官司稅
斂既重時甚苦之
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
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為貨武帝乃鑄錢肉好
周郭文曰五銖重如其文而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
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銖女錢
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雜錢五銖對文等號輕重不一
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趣利之徒
私用轉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賤
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已後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

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唯論貫商旅姦詐因之以求利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已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天子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云

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又有兩柱錢及鵝眼錢于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鵝眼輕私家多鎔錢又間以錫鐵兼以粟帛為貨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鵝眼之十宣帝太建十一年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漸遞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與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而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竟至陳亡其嶺南諸州多以鹽米布交易俱不用錢云

齊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猶用永安五銖遷鄴已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緊綖吉錢河陽生澀天柱赤牽之稱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絹布神武帝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流之四境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姦偽競起文宣受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且制造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赤熟青熟細眉赤生

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別青齊徐兗梁豫州董類各殊武平已後私鑄轉甚或以生鐵和銅至于齊亡卒不能禁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七月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時梁益之境又雜用古錢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建德三年六月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收商估之利與布泉錢並行四年七月又以邊境之上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聽入而不聽出五年正月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初令私鑄者絞從者遠配爲戶齊平已後山東之人猶雜用齊氏舊錢至宣帝大象

元年十一月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及五銖凡三品並用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是時錢既新出百姓或私有鎔鑄三年四月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爲樣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即壞以爲銅入官詔行新錢已後前代舊錢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及齊常平所在用以貿易不止四年詔仍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然百姓習用既久尚猶不絕五年正月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時見用之錢皆須和以錫鑞錫鑞

既賤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禁約其年詔乃禁出錫鑞之處並不得私有採取十年詔晉王廣聽於揚州立五鑪鑄錢其後姦狡稍漸磨鑢錢郭取銅私鑄又雜以錫錢遞相放效錢遂輕薄乃下惡錢之禁京師及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樣爲准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十八年詔漢王諒聽於并州立五鑪鑄錢是時江南人間錢少晉王廣又聽於鄂州白紵山有銅鉛處錮銅鑄錢於是詔聽置十鑪鑄錢又詔蜀王秀聽於益州立五鑪鑄錢是時錢益溢惡乃令有司括天下邸肆見錢非官鑄者皆毀之其銅入官而京師以惡錢貿易爲吏所執有死者數年之間私鑄頗息大業已後王綱弛紊巨姦大猾遂多私鑄錢轉薄惡初每千猶重二斤後漸輕至二斤或剪鐵鍱裁皮糊紙以爲錢相雜用之貨賤物貴以至於亡

志第十九　食貨志　隋書二十四

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翊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勑撰

刑法

夫刑者制死生之命詳善惡之源前翦亂誅暴禁小人爲非者也聖王仰視法星旁觀習坎彌縫五氣取則四時莫不先春風以播恩後秋霜而動憲是以宣慈惠愛導其萌芽刑罰威怒隨其肅殺仁恩以爲情性禮義以爲綱紀養化以爲本明刑以爲助上有道刑之而無刑上無道殺之而不勝也記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人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人有遯心而始乎勸善終乎禁暴以此字人必

兼刑罰至於時逢交泰政稱忠厚美化與車軌攸同至仁
與嘉祥間出歲布平典年垂簡憲昭然如日月望之者不
迷曠乎如大路行之者不惑刑者甲兵焉鈇鉞焉刀鋸鑽
鑿鞭扑擾楚陳乎原野而肆諸市朝其所由來亦已久矣
若夫龍官之歲鳳紀之前結繩而不違不令而人畏五帝
畫象殊其衣服三王肉刑刻其膚體若重華之眚災肆赦
文命之刑罰三千而都君卹刑尚奉唐堯之德高密淫罪
猶懷虞舜之心殷因以降去德滋遠若紂能遵成湯不造
炮烙設刑兼禮守位依仁則西伯斂轡化為田叟周王立
三刺以不濫弘三宥以開物成康以四十二年之間刑厝

不用董風潛暢須聲遐舉越裳重譯萬里來歸若乃魯接
燕齊荆鄰鄭晉時之所尚資乎辯舌國之所恃不在威刑
是以繞鼓夷蒐宣尼致誚既鑄刑辟叔向貽書夫勃澥之
浸沾濡千里列國之政豈周之膏潤者歟秦氏僻自西戎
初平區夏于時投戈棄甲仰息祈惠乃落嚴霜於政教揮
流電於邦國棄灰偶語生愁怨於前毒網凝科害肌膚於
後玄鉞肆於朝市赭服飄於路衢將閭有一劒之哀茅焦
請列星之數漢高祖初以三章之約以慰秦人孝文躬親
玄默遂疎天網孝宣樞機周密法理詳備選于定國為廷
尉黃霸以為廷平每以季秋之後諸所請讞帝常幸宣室

齋居決事明察平恕號爲寬簡光武中興不移其舊是以
二漢羣后罕聞殘酷魏武造易欽之科明皇施減死之令
中原凋敝吳蜀三分哀矜折獄亦所未暇晉氏平吳九州
寧一乃命賈充大明刑憲內以平章百姓外以和協萬邦
寔曰輕平稱爲簡易是以宋齊方駕輔其餘軌若乃刑隨
喜怒道聚正直布憲擬於秋荼設網踰於朝脛恣興夷翦
取快情靈若隋高祖之揮刀無辜齊文宣之輕刀鬻割此
謂匹夫私讎非關國典孔子曰刑亂及諸政政亂及諸身
心之所詣則善惡之本原也虎約所製無刑法篇臧蕭之
書又多漏略是以撮其遺事以至隋氏附于篇云

梁武帝承齊昏虐之餘刑政多僻既即位乃制權與依周
漢舊事有罪者贖其科凡在官身犯罰金鞭杖杖督之罪
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卒欲贖者聽之時欲議定律
令得齊時舊郎濟陽蔡法度家傳律學云齊武時刪定郎王
植之集注張杜舊律合爲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條事未
施行其文殆減法度能言之於是以爲兼尚書刪定郎使
損益植之舊本以爲梁律天監元年八月乃下詔曰律令
不一實難去弊殺傷有法昏墨有刑此蓋常科易爲條例
至如二男一妻懸首造獄事非慮內法出恒鈞前王之律
後主之令因循創附良各有以若遊辭費句無取於實錄者

宜悉除之表文指歸可適變者載一家爲本用衆家以附
景子俱有則去丁以存景若不二事注釋不同則二家
兼載咸使百司議其可不取其可安以爲標例宜云某等
如干人同議以此爲長則定以爲梁律留尚書比部悉使
備文若班下州郡止擬機要可無二門侮法之弊法度又
請曰魏晉撰律止關數人今若皆諮列位恐緩而無決於
是以尚書令王亮侍中王瑩尚書僕射沈約吏部尚書范
雲長兼侍中柳惲給事黃門侍郎傅昭通直散騎常侍孔
謙御史中丞樂謙太常丞許懋等參議斷定定爲二十篇
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盜劫四曰賊叛五曰詐僞六曰
受賕七曰告劾八曰討捕九曰繫訊十曰斷獄十一曰雜
十二曰戶十三曰擅興十四曰毀亡十五曰衛宮十六曰
水火十七曰倉庫十八曰廐十九曰關市二十曰違制其
制刑爲十五等之差棄市已上爲死罪大罪梟其首其次
棄市刑二歲已上爲耐罪言各隨伎能而任使之也有髡
鉗五歲刑笞二百收贖絹男子六十疋又有四歲刑男子
四十八疋又有三歲刑男子三十六疋又有二歲刑男子
二十四疋罰金一兩已上爲贖罪贖鍰者金二斤男子十
六疋贖髡鉗五歲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
疋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疋贖三歲刑者金

一斤四兩男子十疋贖二歲刑者金一斤男子八疋罰金
十二兩者男子六疋罰金八兩者男子四疋罰金四兩者
男子二疋罰金二兩者男子一疋罰金一兩者男子二丈
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以
贖論故爲此十五等之差又制九等之差有一歲刑半歲
刑百日刑鞭杖二百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三十鞭杖
二十鞭杖一十有八等之差一曰免官加杖督一百二曰
免官三曰奪勞百日杖督一百四曰杖督一百五曰杖督
五十六曰杖督三十七曰杖督二十八曰杖督一十論加
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凡繫獄者不即荅款應加測罰

不得以人士爲隔若人士犯罰違拒不款宜測罰者先參
議牒啓然後科行斷食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女及老小
一百五十刻乃與粥滿千刻而止因有械杻并械及鉗並
輕重大小之差而爲定制其鞭有制鞭法鞭常鞭凡三等之
差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熟韌不去廉皆作
鶴頭紐長一尺一寸梢長二尺七寸廣三寸靶長二尺五
寸杖皆用生荆長六尺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等之差大杖
大頭圍一寸三分小頭圍八分半法杖圍一寸三分小頭
五分小杖圍一寸一分小頭極杪諸督罰大罪無過五十
三十小者二十當笞二百以上者笞半餘半後決中分鞭

杖老小於律令當得鞭校罰者皆半之其應得法鞭校者
以熟靷鞭小杖過五十者稍行之將吏已上及女人應有
罰者以罰金代之其以職負應罰及律令指名制罰者不
用此令其閑事諸罰皆用熟靷鞭小杖其制鞭制杖法鞭
法杖自非特詔皆不得用詔鞭杖在京師者皆於雲龍門
行女子懷孕者勿得決罰其謀及降叛大逆已上皆斬父
子同產男無少長皆棄市母妻姊妹及應從坐棄市者妻
子女妾同補奚官為奴婢貲財沒官刼身皆斬妻子補兵
遇赦降死者黥面為刼字髡鉗補冶鎖士終身其下文謫
運配材官冶士尚方鎖士皆以輕重差其年數其重者或

終身士人有禁錮之科亦有輕重為差其犯清議則終身
不齒耐罪囚八十已上十歲已下及孕者盲者侏儒當械
繫者及郡國太守相都尉關中侯已上亭侯已上之父母
妻子及所生坐非死罪除名之罪二千石已上非檻徵者
並頌繫之冊楊尹月一詣建康縣令三官參共録獄案斷
枉直其尚書當録人之月者與尚書參共録之大凡定罪
二千五百二十九條二年四月癸卯法度表上新律文上
令三十卷科三十卷帝乃以法度守廷尉卿詔班新律於
天下三年八月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誘口當死其子景慈
對鞫辭云母實行此是時法官盧僧虬啓稱案子之事親

有隱無犯直躬證父仲尼爲非景慈素無防閑之道死有明目之據陷親極刑傷和損俗凡乞鞫不審降罪一等豈得避五歲之刑忽死母之命景慈宜加罪辟詔流于交州至是復有流徒之罪其年十月甲子詔以金作權典宜在蠲息於是除贖罪之科武帝敦睦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諷羣下屈法申之百姓有罪皆案之以法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亡逃則舉家質作人既窮怠姦宄益深後帝親謁南郊秣陵老人遮帝曰陛下爲法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非長久之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帝於是思有以寬之舊獄法夫有罪逮妻子子有罪逮父母十一年正月壬

辰乃下詔曰自今捕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者可停將送十四年又除黥面之刑帝鋭意儒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留意姦吏招權巧文弄法貨賄成市多致枉濫大率二歲刑已上歲至五千人是時徒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升械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或有優劇大同中皇太子在春宮視事見而愍之乃上疏曰臣以比時奉勑權親京師雜事切見南北郊壇材官車府太官下省左裝等勲上啓並請四五歲已下輕囚助充使役自有刑均罪等僉曰不異而甲付錢署乙配郊壇錢署三所於辛爲劇郊壇六處在役則優今聽獄官詳其司

否舞文之路自此而生公平難遇其人流泉易啓其齒將恐王科重輕全關墨綬金書去取更由毋筆愚謂宜詳立條制以爲永准帝手敕報曰頃年已來處處之役唯資徒謫逐急充配若科制繁細義同簡約切須之處終不可得引例興訟紛紜方始防杜姦巧自是爲難更當別思取其便也竟弗之從是時王侯子弟皆長而驕蹇不法武帝年老厭於萬機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弗懌嘗遊南苑臨川王宏伏人於橋下將欲爲逆事覺有司請誅之帝但泣而讓曰我人才十倍於爾處此恒懷戰懼爾何爲者我豈不能行周公之事念汝愚故也免所居官頃之還復

本職由是王侯輪攜轉甚或白日殺人於都街劫賊亡命咸於王家自匿薄暮塵起則剝掠行路謂之打稽武帝深知其弊而難於誅討十一年十月復開贖罪之科中大同元年七月甲子詔自今犯罪非大逆父母祖父母勿坐自是禁網漸疎百姓安之而貴戚之家不法尤甚矣尋而侯景逆亂及元帝即位徵前政之寬且帝素苛刻及周師至獄中死囚且數千人有司請皆釋之以充戰士帝不許並令捧殺之事未行而城陷敬帝即位刑政適陳矣

陳氏承梁季喪亂刑典疎闊及武帝即位思革其弊乃下詔曰朕聞唐虞道盛設畫象而不犯夏商德衰雖孥戮其

未備洎乎末代綱目滋繁殆屬亂離憲章遺文朕始膺
寶曆思廣政樞外可搜舉良才刪改科令羣僚博議務存平
簡於是稍求得梁時明法吏令與尚書刪定郎范泉參定
律令文勑尚書僕射沈欽吏部尚書徐陵兼尚書左丞宗
元饒兼尚書左丞賀朗參知其事制律三十卷令律四十
卷採酌前代條流冗雜綱目雖多博而非要其制唯重清
議禁錮之科若縉紳之族犯虧名教不孝及內亂者發詔
棄之終身不齒先與士人為婚者許妻家奪之其獲賊帥
及士人惡逆免死付治聽將妻入役不為年數又存贖罪
之律復父母緣坐之刑自餘篇目條綱輕重簡繁一用梁
法其工伯贓驗顯然而不款則上測立立測者以土為堠高
一尺上圓劣容因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訖著兩械及杻
上堠一上測七刻日再上三七日上測七日一行鞭凡經
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其髡鞭五歲刑降死一
等鎖二重其五歲刑已下並鎖一重五歲四歲刑若有官
准當二年餘並居作其三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一年
贖若公坐過誤罰金其二歲刑有官者贖論一歲刑無官
亦贖論寒庶人准決鞭杖囚並著械徒並著鎖不計階品
死罪將決乘露車著三械加壺手至市脫手械及壺手焉
當刑於市者夜須明兩須晡晦朔八節六齊月在張心日

並不得行刑廷尉寺爲北獄建康縣爲南獄並置正監平
又制常以三月侍中吏部尚書尚書三公郎部都令史三
公録寃局令御史中丞侍御史蘭臺令史親行京師諸獄
及治署理察囚徒寃枉文帝性明察留心刑政親覽獄訟
督責羣下政號嚴明是時承寛政之後功臣貴戚有非法
帝咸以法繩之頗號峻刻及宣帝即位優借文武之士崇
簡易之政上下便之其後政令既寛刑法不立又以連年
北伐疲人聚爲刼盜矣後主即位信任讒邪羣下縱恣鬻
獄成市賞罰之命不出于外後主性猜忍疾忌威令不行
左右有忤意者動至夷戮百姓怨叛以至於滅齊神武文
襄並由魏相尚用舊法及文宣天保元年始命羣官刊定
魏朝麟趾格是時軍國多事政刑不一決獄定罪罕依律
文相承謂之變法從事清河房超爲黎陽郡守有趙道德
者使以書屬超超不發書捽殺其使文宣於是令守宰各
設棒以誅屬請之使後都官郎中宋軌奏曰昔曹操懸棒
威於亂時今施之太平未見其可若受使請賕猶致大戮
身爲枉法何以加罪於是能之既而司徒功曹張老上書
稱大齊受命已來律令未改非所以創制垂法革人視聽
於是始命羣官議造齊律積年不成其決獄猶依魏舊是
時刑政尚新吏皆奉法自六年之後帝遂以功業自矜恣

行酷暴昏狂酗酒任情喜怒爲大鑊長鋸剉碓之屬並陳於庭意有不快則手自屠裂鬲左右臠啖以逞其意時僕射楊遵彥乃令憲司先定死罪囚置于仗衛之中帝欲殺人則執以應命謂之供御囚經三月不殺者則免其死帝嘗幸金鳳臺受佛戒多召死囚編籧篨爲翅命之飛下謂之放生墜皆致死帝視以爲歡笑時有司折獄又皆酷法訊囚則用車輻獨杖夾指壓果跽交立之燒犂耳上或使以臂貫燒車釭既不勝其苦皆致誣伏七年豫州檢使白擲爲左丞盧斐所劾乃於獄中誣告斐受金文宣知其姦罔詔令按之果無其事乃勑八座議立案劾格貫罪不得告人事於是挾姦者畏糾乃先加誣訟以擬當格吏不能斷又妄相引大獄動至十人多移歲月然帝猶委政輔臣楊遵彥彌縫其闕故時議者竊云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孝昭在藩已知其失即位之後將加懲革未幾而崩武成即位思存輕典大寧元年乃下詔曰王者所用唯在賞罰賞貴適理罰在得情然理容進退事涉疑似盟府司勳或有開塞之路三尺律令未窮畫一之道想文王之官人念宣尼之止訟刑賞之宜思獲其所自今諸應賞罰皆賞疑從重罰疑從輕又以律令不成頻加催督河清三年尚書令趙郡王叡等奏上齊律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

婚户四曰擅興五曰違制六曰詐偽七曰鬬訟八曰賊盜
九曰捕斷十曰毀損十一曰廐牧十二曰雜其定罪九百
四十九條又上新令四十卷大抵採魏晉故事其制刑名
五一曰死重者轘之其次梟首並陳屍三日無市者列於
鄉亭顯處其次斬刑殊身首其次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
二曰流刑謂論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一百髡之投于
邊裔以爲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遠配者男子長徒
女子配舂並六年三曰刑罪即耐罪也有五歲四歲三歲
二歲一歲之差凡五等各加鞭一百其五歲者又加笞八
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

鎖輸左校而不髡無保者鉗之婦人配舂及掖庭織四曰
鞭有一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曰杖有三
十二十十之差凡三等大凡爲十五等當加者上就次當
減者下就次贖罪舊以金皆代以中絹死一百匹流九十
二匹刑五歲七十八匹四歲六十四匹三歲五十匹二歲
三十六匹各通鞭笞論一歲無笞則通鞭二十四匹鞭杖
每十贖絹一匹至鞭百則絹十匹無絹之鄉皆准絹收錢
自贖笞十已上至死又爲十五等之差當加減次如正決
法合贖者謂流內官及爵秩比視老小閹凝并過失之屬
犯罰絹一匹及杖十已上皆名爲罪人盜及殺人而亡者

即懸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驛戶宗室則不注盜及不入奚官不加害刑自犯流罪已下合贖者及婦人犯刑已下侏儒篤疾癃殘非犯死罪皆頌繫之罪刑年者鎖無鎖以枷流罪已上加杻械死罪者桁之決流刑鞭笞者鞭其背五十一易執鞭人鞭鞘皆用熟皮削去廉稜鞭瘡長一尺笞者笞臀而不中易人杖長三尺五寸大頭徑二分半小頭徑一分半決三十已下杖者長四尺大頭徑三分小頭徑二分在官犯罪鞭杖十爲一負閑局六負爲一殿平局八負爲一殿繁局十負爲一殿加於殿者復計爲負爲赦日則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閤闔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

前撾鼓千聲釋枷鎖焉又列重罪十條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是後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又勑佐門之子弟常講習之齊人多曉法律蓋由此也其不可爲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後平秦王高歸彥謀反須有約罪律無正條於是遂有別條權格與律並行大理明法上下比附欲出則附依輕議欲入則附從重法姦吏因之舞文出沒至于後主權幸用事有不附之者陰中以法綱紀紊亂卒至於亡

○周文帝之有關中也霸業初基典章多闕大統元年命

有司斟酌今古通變可以益時者爲二十四條之制奏之
七年又下十二條制十年魏帝命尚書蘇綽總二十六條
更損益爲五卷班於天下其後以河南趙肅爲廷尉卿撰
定法律肅積思累年遂感心疾而死乃命司憲大夫託拔
迪掌之至保定三年三月庚子乃就謂之大律凡二十五
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祀享四曰朝會五曰婚姻六
曰戶禁七曰水火八曰興繕九曰衛宮十曰市廛十一曰
鬬競十二曰劫盜十三曰賊叛十四曰毀亡十五曰違制
十六曰關津十七曰諸侯十八曰廐牧十九曰雜犯二十
曰詐僞二十一曰請求二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亡二

十四曰繫訊二十五曰斷獄大凡定罪一千五百三十七
條其制罪一曰杖刑五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五自六十
至于百三曰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
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
笞四十徒五年者鞭一百笞五十四曰流刑五流衛服去
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
里者鞭一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一
百笞八十流鎮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一百笞九十流蕃
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一百五曰死刑五一
曰磬二曰絞三曰斬四曰梟五曰裂五刑之屬各有五合

二十五等不立十惡之目而重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義內亂之罪凡惡逆肆之三日盜賊羣攻鄉邑及入人家者殺之無罪若報讎者告於法而自殺之不坐經爲盜者注其籍唯皇宗則否凡死罪枷而拳流罪枷而梏徒罪枷鞭罪桎杖罪散以待斷皇族及有爵者死罪已下鎖之徒已下散之獄成將殺者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拳而殺之市唯皇族與有爵者隱獄其贖杖刑五金一兩至五兩贖鞭刑五金六兩至十兩贖徒刑五一年金十二兩二年十五兩三年一斤二兩四年一斤五兩五年一斤八兩贖流刑一斤十二兩俱役六年不以遠近爲差等贖死罪金二斤

鞭者以二百爲限加笞者合二百止應加鞭笞者皆先笞後鞭婦人當笞者聽以贖論徒輸作者皆任其所能而役使之杖十已上當加者上就次數滿乃坐當減者死罪流蕃服蕃服已下俱至徒五年五年以下各以一等爲差盜賊及謀反大逆降叛惡逆罪當流者皆斃一房配爲雜戶其爲盜賊事發逃亡者懸名注配若再犯徒三犯鞭者一身永配下役應贖金者鞭杖十收中絹一疋流徒者依限歲收絹十二匹死罪者一百匹其贖刑死罪五旬流刑四旬徒刑三旬鞭刑二旬杖刑一旬限外不輸者歸於法貧者請而免之大凡定法一千五百三十七條班之天下其

大略滋章條流苛密比於齊法煩而不要又初除復讎之
法犯者以殺論時晉公護將有異志欲寬政以取人心然
闇於知人所委多不稱職既用法寬弛不足制姦子弟僚
屬皆竊弄其權百姓愁怨控告無所武帝性甚明察自誅
護後躬覽萬機雖骨肉無所縱捨用法嚴正中外肅然自
魏晉相承死罪其重者妻子皆以補兵魏虜西涼之人沒
入名爲隷戶魏武入關隷戶皆在東魏後齊因之仍供廝
役建德六年齊平後帝欲施輕典於新國乃詔凡諸雜戶
悉放爲百姓自是無復雜戶其後又以齊之舊俗未改昏
政賊盜姦宄頗乖憲章其年又爲刑書要制以督之其大

抵持杖羣盜一匹以上不持仗羣盜五匹以上監臨主掌
自盜二十匹以上盜及詐請官物三十匹以上正長隱五
戶及丁以上及地頃以上皆死自餘依大律由是詐頗
息爲宣帝性殘忍暴虐自在儲貳惡其叔父齊王憲及王
軌宇文孝伯等及即位並先誅戮由是內外不安俱懷危
懼帝又恐失衆望乃行寬法以取衆心宣政元年八月詔
制九條宣下州郡大象元年又下詔曰高祖所立刑書要
制用法深重其一切除之然帝荒淫日甚惡聞其過誅殺
無度疎斥大臣又數行肆赦爲姦者皆輕犯刑法政令不
一下無適從於是又廣刑書要制而更峻其法謂之刑經

聖制宿衛之官一日不直罪至削除逃亡者皆死而家口籍
沒上書字誤者科其罪鞭杖皆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其
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又作磔磔車以威婦人其決人罪云
與杖者即一百二十多打者即二百四十帝既酣飲過度
嘗中飲有下士楊文祐白宮伯長孫賢求歌曰朝亦醉暮
亦醉日日恒常醉政事日無次鄭譯奏之帝怒命賜杖二
百四十而致死後更令中士皇甫猛歌猛歌又諷諫鄭譯
又以奏之又賜猛杖一百二十是時下自公卿內及妃后
咸加捶楚上下愁怨及帝不豫而內外離心各求苟免隋
高祖爲相又行寬大之典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既成奏
之靜帝下詔頒行諸有犯罪未科決者並依制處斷
高祖既受周禪開皇元年乃詔尚書是僕射勃海公高熲
上柱國沛公鄭譯上柱國清河郡公楊素大理前少卿平
源縣公常明刑部侍郎保城縣公韓濬比部侍郎李諤兼
考功侍郎柳雄亮等更定新律奏上之其刑名有五一曰
死刑二有絞有斬二曰流刑三有一千里千五百里二千
里應配者一千里居作二年一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
千里居作三年應住居作者三流俱役三年近流加杖一
百一等加三十三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
三年四曰杖刑五自五十至于百五曰笞刑五自十至于

五十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梟首轘裂之法其法徒之罪皆
減從輕唯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妻置
十惡之條多採後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
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
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犯十惡及故殺人獄成
者雖會赦猶除名其在八議之科及官品第七已上犯罪
皆例減一等其品第九已上犯者聽贖應贖者皆以銅代
絹贖銅一斤爲一負負十爲殿笞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
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年則六
十斤矣流一千里贖銅八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二千里

則百斤矣二死皆贖銅百二十斤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五
品已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已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
三流周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當流者各加
一等其累徒過九年者流二千里定訖詔頒之曰帝王作
法沿革不同取適於時故有損益夫絞以致斃斬則殊刑
除惡之體於斯已極梟首轘身義無所取不益懲肅之理
從表安忍之懷鞭之爲用殘剥虐體徹骨侵肌酷均臠切
雖云遠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梟轘及鞭並令去也貴礪
帶之書不當徒罰屬軒冕之蔭旁及諸親流役六年改爲
五載刑徒五歲變從三祀其餘以輕代重化死爲生條目

甚多備於簡策宜班諸海內爲時軌範雜格嚴科並宜除
削先施法令欲人無犯之心國有常刑誅而不怒之義措
而不用庶或非遠萬方自辟知吾此懷自前代相承有司
訊考皆以法外或有用大棒束杖車輻鞭底壓蹂杖桃之
屬楚毒備至多所誣伏雖文致於法而每有枉濫莫能自
理至是盡除苛慘之法訊囚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爲
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帝又以律令初行人未知禁故
犯法者衆又下吏承苛政之後務鍛鍊以致人罪乃詔申
勑四方敦理辭訟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省
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擊登聞鼓有司錄狀奏
之帝又每季親錄囚徒常以秋分之前省閱諸州申奏罪
狀三年因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條以爲律尚嚴密故
人多陷罪勑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
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定留唯五百條凡十二
卷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廐庫六
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鬬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
捕亡十二曰斷獄自是刑網簡要疎而不失於是置律博
士弟子員斷決大獄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後依斷五
年侍官慕容天遠糾都督田元冒請義倉事實而始平縣
徒生輔恩舞文陷天遠遂更反坐帝聞之乃下詔曰人命

之重懸在律文刋定科條俾令易曉分官命職恒選循吏
小大之獄理無疑舛而因襲往代別置律官報判之人推
其爲首殺生之柄常委小人刑罰所以未清威福所以妄
作爲政之失莫大於斯其大理律博士尚書刑部曹明法
州縣律生並可停廢自是諸曹決事皆令具寫律文斷之
六年勑諸州長史已下行參軍已上並令習律集京之日
試其通不又詔免尉迴王謙司馬消難三道逆人家口之
配沒者悉官酬贖使爲編户因除拏戮參相坐之法又命諸州
囚有處死不得馳驛行決高祖性猜忌素不悅學既任智
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視内外

有小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汙因私使人以錢帛
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庭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
問事揮楚不其即命斬之十年尚書左僕射高熲治書侍
御史柳彧等諫以爲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庭非決罰之地
帝不納熲等又盡詣朝堂請罪曰陛下子育群生務在去
弊而百姓無知犯者不息致陛下決罰過嚴皆臣等不能
有所裨益請自退屏以避賢路帝於是顧謂領左右都督
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帝問其狀元舉手曰陛下杖大
如指捶楚人三十者比常杖數百故多致死帝不懌乃令
殿内去杖欲有決罰各付所由後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上

言帝寵高熲過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笞殺之自是殿內復置杖未幾怒甚又於殿庭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帝不從竟於殿庭行決帝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羣僚之不諫者十二年帝以用律者多致蹉駮罪同論異詔諸州死罪不得便決悉移大理案覆事盡然後上省奏裁十三年改徒及流並為配防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後決十六年有司奏合川倉粟少七千石命斛律孝卿鞫問其事以為主典所竊復令孝卿馳驛斬之沒其家為奴婢鬻粟以填之是後邊邊糧者一升已上皆死家口沒官上又以典吏久居其職肆情為姦諸州縣佐史三年一代經任者不得重居之十七年詔又以所在官人不相敬憚多自寬縱事難克舉諸有殿失雖備科條或據律乃輕論情則重不即決罪無以懲肅其諸司屬官若有違犯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為幹能以守法為懦弱是時帝意每尚慘急而姦回不止京市白日公行劫盜人間強盜亦往往而有帝患之問羣臣斷禁之法楊素等未及言帝曰朕知之矣詔有糾告者沒賊家產業以賞糾人時月之間內外寧息其後無賴之徒候富人子弟出路者而故遺物於其前偶拾取則擒以送官而取其賞大抵被陷者甚衆帝知之乃命盜一錢已上

皆棄市行旅皆晏起晚宿天下懔懔焉此後又定制行署取一錢已上聞見不告言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盜一榱桶三人同竊一瓜事發即時行決有數人刼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爲枉人來耳而爲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爲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爲停盜取一錢棄市之法帝嘗發怒六月棒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天道既於炎陽之時震其威怒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大理嘗固來曠上封事言大理官司恩寬帝以曠爲忠直遣每具於五品行中參見曠又告少卿趙綽濫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又怒曠命斬之綽因固爭以爲曠不合死帝乃拂衣入閤綽又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他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閤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爲大理少卿不能制馭掌固使曠觸挂天刑死罪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死罪二也臣本無他事而妄言求入死罪三也帝解顏會獻皇后在坐帝賜綽二金盃酒飲訖并以盃賜之曠因免死配徒廣州帝以年齡晚暮尤崇尚佛道又素信鬼神二十年詔沙門道士壞佛像天尊百姓壞岳瀆神像皆以惡逆論帝猜忌二朝臣咎用

法尤峻御史監帥於元正日不劾武官衣劒之不齊者或以白帝帝謂之曰爾爲御史何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左領軍府長史考校不平將作寺丞以諫麥麪遲晚武庫令以署庭荒蕪獨孤師以受蕃客鸚鵡武帝察知並親臨斬決在壽中用法益峻帝既喜怒不恒不復依準科律時楊素正被委任素又禀性高下公卿股慄不敢措言素於鴻臚少卿陳延不平經蕃客館庭中有馬屎文庶僕氊上樗蒲旋以白帝帝大怒曰主客令不灑埽庭內掌國以移戲汙敗官氊罪狀何以加此皆於西市棒殺而榜捶陳延殆至於斃大理寺丞楊遠劉子通等性

愛深文每隨牙奏獄能承順帝意帝大悅並遣於殿庭三品行中供奉每有詔獄專使主之候帝所不快則案以重抵無殊罪而死者不可勝原遠又能附楊素每於途中接候而以囚名白之皆隨素所爲輕重其臨終赴市者莫不塗中呼枉仰天而哭越公素侮弄朝權帝亦不之能悉煬帝即位以高祖禁網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惡之條時升稱皆小舊二倍其贖銅亦加二倍爲差杖百則三十斤矣徒一年者六十斤每等加三十斤爲差三年則一百八十斤矣流無異等贖二百四十斤二死同贖三百六十斤其實不異開皇舊制豐門子弟不得居宿衛近侍之官先是

蕭嚴以叛誅崔君綽坐連庶人勇事家口籍沒嚴以中宮
故君綽緣女入宮愛幸帝乃下詔革前制曰罪不及嗣既
弘至孝之道恩由義斷以勸事君之節故羊鮒從戮彌見
叔向之誠季布立勳無預丁公之禍用能樹聲往代貽範
將來朕靈已爲政思遵舊典推心待物每從寬政六位成
象美厥含弘一眚掩德甚非謂也諸犯罪被戮之門朞已
下親仍令合仕聽預宿衛近侍之官三年新律成凡五百
條爲十八篇詔施行之謂之大業律一曰名例二曰衛宮
三曰違制四曰請求五曰戶六曰婚七曰擅興八曰告劾
九曰賊十曰盜十一曰鬬十二曰捕亡十三曰倉庫十四
曰廐牧十五曰關市十六曰雜十七曰詐僞十八曰斷獄
其五刑之內降從輕典者二百餘條其枷杖決罰訊囚之
制並輕於舊是時百姓久厭嚴刻喜於刑寬後帝乃外征
四夷內窮奢慾兵革歲動賦斂滋繁有司皆臨時迫脅苟
求濟事憲章遐棄賄賂公行窮人無告聚爲盜賊帝乃更
立嚴刑勑天下竊盜已上罪無輕重不待聞奏皆斬百姓
轉相羣聚攻剽城邑誅罰不能禁帝以盜賊不息乃益肆
淫刑九年又詔爲盜者籍沒其家自是羣賊大起郡縣官
人又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及楊玄感反帝誅之罪及九
族其尤重者行轘裂梟首之刑或磔而射之命公卿已下

臠噉其肉百姓怨嗟天下大潰及恭帝即位獄訟有歸

志第二十　刑濃志　隋書二十五

TOBY